

Feng Ziquanji

冯至全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第二卷



西郊集
十年诗抄



冯至全集

第二卷
西郊集
十年诗抄

本卷编者 刘福春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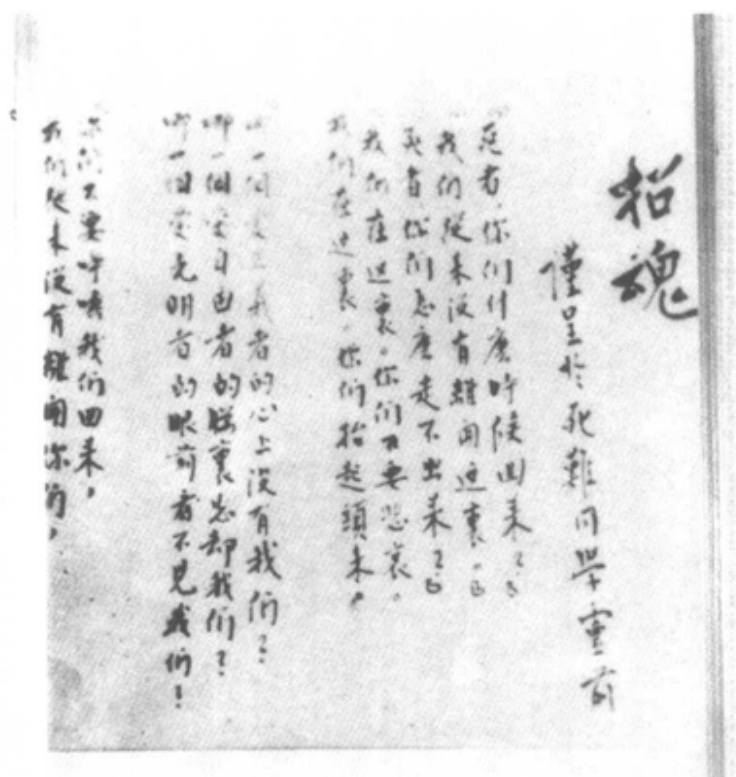
冯至先生



冯至在德国海
德堡(1930年)



姚可崑在德国海
德堡(1934年冯至摄)



冯至诗作手迹



冯至与友人创办的《沉钟》半月刊



冯至与儿童们在一起

说 明

本卷收入《西郊集》、《十年诗抄》、《冯至诗选》三部诗集以及《冯至诗文选集》、《冯至选集》第一卷、《立斜阳集》、《文坛边缘随笔》的诗歌部分和部分集外诗歌。

《冯至诗文选集》是作者的第一部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9月出版。

《西郊集》是作者的第四部诗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2月出版。

《十年诗抄》是作者的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9月出版。

《冯至诗选》是作者的诗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

《冯至选集》是作者的诗文选集，四川

FF12/14

文艺出版社 1985 年 8 月出版。

《立斜阳集》是作者的诗文集,工人出版社 1989 年 7 月出版。

《文坛边缘随笔》是作者的诗文集,冯姚平编辑,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5 年 8 月出版。

集外诗是作者未曾编集的 1949 年 10 月以后的诗作。

以上七部著作中的选集,所收的诗篇大部分都已编入以前各诗集,因此各选集只编入以前各诗集未编入的诗篇。《冯至诗文选集》和《冯至选集》中诗之外的作品,已编入其他各卷中,本卷不另存目。

本卷所收的诗作,除集外诗外,每首诗都依作者最后的修订本编入,并据初版本做了校勘。

本卷注释除诗后附注与页下标明作者注外,其余均为编者所加。

目 录

冯至诗文选集

序.....	(3)
那时.....	(5)

西 郊 集

第一辑 我们的西郊

我们的西郊.....	(13)
歌唱鞍钢.....	(15)
鞍山街头素描.....	(18)
三门峡.....	(21)
中流砥柱.....	(23)

黄河两岸·····	(25)
伟大的事业·····	(26)
国庆日游行·····	(30)
登大雁塔·····	(32)
半坡村·····	(35)
煤矿区·····	(38)
刘家峡之歌·····	(39)
戈壁滩·····	(41)
在建设中·····	(44)
在外文印刷厂·····	(46)

第二辑 我的感谢

我的感谢·····	(50)
给潘长有·····	(53)
鞍钢劳动模范·····	(55)
老英雄孟泰·····	(57)
咏张明山·····	(59)
王崇伦的车间·····	(60)
勘测队·····	(62)
光荣的名称·····	(64)
给韩起祥·····	(66)
铜川别泪·····	(68)
西安赠徐迟·····	(71)

第三辑 握手

握手·····	(73)
国界·····	(75)
北京莫斯科中间的飞行·····	(78)

列宁格勒的孤儿之家·····	(80)
列宁格勒的劳动保护研究所·····	(82)
一辆铁甲车·····	(84)
歌颂这个伟大的节日·····	(86)
布达佩斯·····	(90)
奥地利边境·····	(92)
绿色的心·····	(94)
一个罗马尼亚的老农夫·····	(96)
给美国侵略者·····	(99)
你们不要以为·····	(101)
我们高呼·····	(103)
第四辑 旧的和新的故事	
韩波砍柴·····	(106)
一根麻绳·····	(110)
鸡的故事·····	(115)
杜甫·····	(120)
宜君县哭泉·····	(122)
玉门老君庙·····	(125)
人皮鼓·····	(127)
后记·····	(131)

十年诗抄

前言·····	(137)
决心信心和雄心·····	(139)
在飞机场·····	(141)

给阿拉伯人民·····	(143)
京西山区·····	(147)
党的生活·····	(149)

冯至诗选

序·····	(153)
无眠的夜半·····	(156)

冯至选集·第一卷

诗文自选琐记(代序)·····	(161)
《琐记》补记·····	(187)

诗歌

青岛绝句二首·····	(189)
定风波·雨意·····	(191)
赣中绝句四首·····	(192)
报纸盛传今年将为“胜利”年感赋·····	(194)
读《郁达夫诗词钞》·····	(195)
古巴纪行(十五首选八首)·····	(196)
皖西绝句四首·····	(204)
杂诗九首·····	(206)
但丁与曹雪芹·····	(210)
北欧杂诗(五首)·····	(212)
自题旅游杂记·····	(218)
不萎的樱花·····	(219)

梦幻剧

河上	(220)
鲛人	(236)

立斜阳集

新绝句十首	(249)
记梦诗 (三首)	(253)
独白与对话 (十首)	(258)
西西里浮光掠影 (五首)	(266)
杂诗四首	(271)

文坛边缘随笔

黄山三唱	(277)
放言三首	(279)
读《距离的组织》	(288)
为《闻山百诗书展》题诗	(290)
自传	(291)
梦	(292)
重读《女神》	(294)

集 外

共同的一天	(299)
给美国帝国主义者	(301)

歌德、席勒铜像·····	(303)
一九五六年的第三天·····	(305)
愤怒的火焰·····	(306)
我们用一切力量·····	(309)
在我们的国家里·····	(311)
春节·····	(314)
读雷锋日记摘抄·····	(316)
你在美洲是第一个地方·····	(318)
广州·····	(320)
肇庆·····	(321)
“避席·····”·····	(322)
从化赠友·····	(323)
戏拟李后主《虞美人》·····	(324)
题蒲松龄纪念堂·····	(325)
四中校友会成立·····	(326)
读叶文福《伟大的自杀》·····	(327)
某单位的“人材政策”·····	(329)
题《聊斋电视系列纪念画册》·····	(330)
我的诗·····	(331)
来了新市长·····	(332)
题《乐园诗刊》·····	(333)

冯至诗文选集

本书共选收作者 1923 年至 1948 年所做的诗作二十九首，为第一辑；第二辑是历史故事、散文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年 9 月出版。第一辑中所选诗作大部分出自《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这些诗作随原诗集编入全集第一卷，这里只收入《序》及《那时……》一首；第二辑的作品则按全集的体例分别编入第三卷和第四卷。

序^{*}

这本选集里的诗文，最早的写于1923年，最晚的写于1948年。在二十六年的岁月内，中间有八九年（1931—1939）写作非常稀少。由于八九年的间隔，选集里的诗文也就形成两类：一类是1930年以前的，其中除了一篇散文外，都是诗，诗里抒写的是狭窄的情感、个人的哀愁，如果说它们还有些许意义，那就是从这里边还看得出“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的苦闷；另一类是1939年以后的，其中主要是散文，只有两首诗，内容比较扩大了，但自己的认识不够，有时流于主观，反映现实，也就受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1941年写的二十七首“十四行诗”，受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影

* 初收《冯至诗文选集》。此据《冯至诗文选集》编入。

响很深，内容与形式都矫揉造作，所以这里一首也没有选。

我在编选的过程中，翻阅过去的写作，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像样子的东西，这正如萨尔蒂可夫-谢德林在 1871 年所说的，“我们认为世界观的不明确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它能以使一个艺术家的全部活动成为一无所有”。同时内心里却起着迫切的要求，此后要努力写出对人民有益的作品；为了这个要求，我必须努力学习，加强劳动，不断地改造自己。

选集里的诗文，在个别地方，做了一些必要的修订。

1955 年 1 月 1 日

那 时……*

——一个中年人述说“五四”以后的那几年

那时觉得既然醒了，
就不该
关着阴暗的门窗；
那时觉得既然醒了，
就应该
放进窗外的光明。

处处看见新绿。
处处看见阳光。

那时像离开马棚的
小马，

* 原载 1947 年 5 月 1 日《大公报·星期文艺》。初收《冯至诗文选集》，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第一次望见平原：
那时像离开鸟巢的
小鸟，
第一次望见天空。

前面是旷远。
前面是清明。

那时我们抛下许多的
事物，
不管是好还是坏；
那时要去追求许多的
事物，
不管是远还是近。

有的在眼前。
有的在明天。

那时我们用简单的
文字
写出简单的诗文；
那时我们用幼稚的
文字
写出幼稚的思想。

写得很幼稚。

想得也单纯。

那时父母看见了
我们，
常暗地为我们担心；
那时邻人看见了
我们，
常在我们背后冷笑。

我们却不管。
我们却不顾。

那时无论如何，
要跳出
窒闷的家庭；
那时无论如何，
要舍弃
狭窄的家乡。

外面在招手。
外面在呼唤。

那时我们爱谈论
历史上
新发现的诗人；
那时我们相信

一个
俄国的革命者。

一切为了真理。
一切为了正义。

那时谁也不会想，
在前途
有无限的艰难；
那时谁也不会想，
艰难时
便会彼此分手。

如今走了二十多年，
却经过
无数的歧途与分手；
如今走了二十多年，
看见了
无数的死亡与杀戮。

那时追求的
在什么地方？

如今的平原和天空，
依然
照映着五月的阳光；

如今的平原和天空，
依然
等待着新的眺望。

1947 年

西
郊
集

本书共收入作者 1949 年至 1957 年所做的诗作五十首，作家出版社 1958 年 2 月出版。这些作品有的先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后来大部分诗作曾编入《十年诗抄》，部分诗作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

第一辑 我们的西郊

我们的西郊^{*}

我们的西郊天天在改变，
随时都变出来新的形象。
不久以前，遍地是荒坟，
今天是高楼，晚上灯光明亮。

西郊的妇女多少年来
穿惯了全身补绽的衣裳，
不知什么时候忽然开始
新衣上有这么多新鲜花样。

旧日的西郊公园冷冷清清，

^{*} 原载 1953 年 8 月《人民文学》7--8 月号。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禽兽也在饥饿里死亡，
而今公园里沸腾着欢声，
都来看越南的、印度的大象。

公路一天比一天显出狭窄，
再也容不下来往的车辆，
它向旁边的空地请求分担，
旁边就有一条新的公路生长。

从前有过一个天真的诗人^①，
要从一朵野花里看见天堂；
一朵野花的确很美好，
但是他的天堂未免太渺茫。

我们却从这天天生长的西郊，
看见了祖国从首都到边疆
在千千万万劳动者的手里
转变成幸福的地上的天堂。

1953年6月28日 北京西郊

^① 指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作者注

歌唱鞍钢^{*}

为了许多愿望，
我歌唱鞍钢。
火车到了大江边，
想望一座桥梁；
勘探队在深山，
要找更深的矿藏。
为了许多愿望，
我歌唱鞍钢。

为了许多幸福，
我歌唱鞍钢。
农民能够得到
更新式的农具；
更好的纺织机上

* 原载 1954 年 2 月 16 日《光明日报》。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织出更多的布匹。
为了许多幸福，
我歌唱鞍钢。

为了一句名言，
我歌唱鞍钢。
“我们必须学会
自己不懂的东西。”
这里处处体现
这个英明的指示。
为了一句名言，
我歌唱鞍钢。

为了许多模范，
我歌唱鞍钢。
人锻炼钢铁，
也被钢铁锻炼；
社会主义的新人，
不断在这里出现。
为了许多模范，
我歌唱鞍钢。

为了许多奇景，
我歌唱鞍钢。
铁水从炉里流，
浓烟向天空涌，

日夜总不间断，
夜夜是半天红。
为了许多奇景，
我歌唱鞍钢。

为了争取和平，
我歌唱鞍钢。
钢铁产量的增多，
和平力量的增长；
让勇敢的白鸽
更高更远地飞翔。
为了争取和平，
我歌唱鞍钢。

1954年2月

鞍山街头素描^{*}

1 下了班……

下了班，从托儿所里
接回来自己的小孩；
小孩睡在推车里，
心里想着操作台。

台上插着小红旗，
小孩的睡眠又香又甜；
心里是工作的快乐，
脸上是母亲的喜欢。

* 原载 1954 年 2 月 16 日《光明日报》。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对面跑来一个女友，
一拉手就这样问：
“你怎么这样高兴，
可是找到了什么窍门？”

2 夜里下着雪……

夜里下着雪，
街上没有行人。
一家门忽然打开，
几个青年跳着出来，
他们大声说笑，
“今晚的会开得真好。”

夜里下着雪，
街上没有行人。
忽然转过一条街，
许多人排成行列，
工人们下了日班，
来看工农联盟展览。

夜里下着雪，
街上没有行人。
忽然街头的播音器
报告生产的新消息——

我放缓了我的脚步，
“炼钢厂创造了新纪录。”

1954 年 2 月

三 门 峡^{*}

黄河冲开了三座石门，
据说是在洪荒的时代，
从此它流向平原，
奔向东方的大海。

它在黄土平原上横行，
把无穷的灾害带给我们祖先；
夜半听着它急流的声音，
还想得到多苦多难的昨天。

石门挡不住滔滔的河水，
却阻挡着河水上的行船；
鬼门、神门都不能通过，
通过人门也要冒着危险。

* 原载 1955 年 8 月 2 日《人民日报》，总题《三门峡杂诗》。初收《西郊集》，
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为了千百年的船缆、船篙，
石壁上凿出来石孔、石槽；
人们怎样和自然搏斗，
这是最真实的报道。

如今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
三门峡就要改变面容。
汹涌的河水要听我们使唤，
它再也不能在平原上横行。

坚固的水坝代替凶恶的岩石，
把水和电向远近输送，
千万亩的庄稼在和平里生长，
大小厂矿的机器在和平里开动。

我们用五六年有限的时间，
结束千百年无限的痛苦；
我们用十几年有限的时间，
创造千百年无限的幸福。

1955年6月20日 夜

中 流 砥 柱^{*}

你竖立在河水的中央，
河水在你身边发生急湍。
自从黄河上有了船只，
你就和来往的船只为难。

古往今来，有多少船夫
在你的跟前流出血汗；
有多少不幸的远行人
葬身在你的身边。

过去却有些旁观者
把你叫做“中流砥柱”，
用这称呼比喻一些人，
若是他们阻挡我们的进步。

* 原载 1955 年 8 月 2 日《人民日报》，总题《三门峡杂诗》。初收《西郊集》，
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现在我们不能容忍你，
像不能容忍进步的障碍，
不久有一天会粉碎你，
把你抛在黄河以外。

1955年6月20日

黄河两岸^{*}

河两岸高高的山顶上，
残存着一座座的烽火台，
它们传递过多少恐怖消息，
在那变乱频仍的古代。

河两岸高高的山顶上，
飘扬着勘测队的小红旗，
它们照映在蔚蓝的天空，
预示将来的更多的欢喜。

1955年6月20日

* 原载1955年8月2日《人民日报》，总题《三门峡杂诗》。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伟大的事业^{*}

——题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我们正在做
我们的前人
从来没有做过的
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这句话的
洪亮的声音
使每个中国人民
都有了光彩，
像是面对着东方升起的太阳。

* 原载1955年8月4日《北京日报》，题为《光荣伟大的事业》。初收《西郊集》，改题为《伟大的事业——题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此据《西郊集》编入。

我们要生产更多的钢铁，
我们要发出更多的电力，
我们要挖出更多的原油、原煤，
我们要制造更多的新机器，
我们要收获更多的食粮，
我们要织出更多的布匹，
我们让高山峻岭阻不住我们的交通，
我们让黄河的河水变清，供我们使用，
我们给社会主义打好物质基础，
让敌人在我们的面前垂头丧气。

工矿里的工人，
农村里的农民，
保卫祖国的战士，
从首都到边疆的干部，
人人都感到自豪，
因为都参加了这个光荣的事业。

白发的老人感到自豪，
因为他们见到了幸福的今天；
活泼的儿童感到自豪，
因为他们的明天更为美好；
母亲抱着婴儿感到自豪，

因为她是新中国的母亲，
她的婴儿是新中国的婴儿；

男女老幼都感到自豪，
因为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

我们用学习克服困难，
我们用战斗消灭阻力。
我们像爱惜眼珠一般
爱惜我们的事业：
不要让“粗心大意”来损害它，
不要让“奢侈浪费”来损害它，
不要让一切旧的习惯来损害它，
更不能让阴险的敌人
伸出罪恶的脏手来破坏它。

我们保卫它，
就是保卫我们的国家，
就是保卫我们的幸福，
就是保卫世界的和平，
就是保卫人类的进步。

“我们正在做
我们的前人
从来没有做过的
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这句话的
洪亮的声音

使每一个中国人民
都有了光彩，
像是面对着东方升起的太阳。

1955年7月

国庆节游行^{*}

彩花向着天安门高举，
气球向着天安门飘；
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
毛主席在向着他笑。

我们的队伍是幸福，
我们的队伍是和平；
我们的口号在全世界
到处可以得到回声。

万众向着天安门欢呼，
白鸽向着天安门飞舞；
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
毛主席的手向着他招。

* 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我们的队伍是勤劳，
我们的队伍是建设；
我们的工作有利于
全世界劳动者的生活。

成绩向着天安门高举，
红旗向着天安门飘；
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
毛主席在亲切地领导。

1955年10月1日

登大雁塔^{*}

这座唐代的古塔
经过无数次的登临；
唐代诗人的名句
如今还摇撼着人心。

“万古蒙蒙”^①的景色，
“秦山破碎”^②的悲哀，
千年来萦绕着这座塔，
支配着登临者的胸怀。

但当我和古人一样
登上了塔的最高层——
四围的景色是多么明丽，

* 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① “万古青蒙蒙”是岑参登慈恩寺塔的诗句。——作者注

② “秦山忽破碎”是杜甫登慈恩寺塔的诗句。——作者注

地上的塔影是多么鲜明！

绿野里有红楼出现，
红楼旁有绿树生长；
近处是田园、学校，
远处是市区、工厂。

人们指着曲江旧址，
它已经干枯了一千年，
不久会引来清清的流水，
让它恢复旧日的容颜。

北方的渭水要变成清流，
南方的秦岭向我们低头；
宝成路冲破万古的艰险，
从此消灭了蜀道的艰难。

我们的山河是这样完整，
乐游原上不会再有人
对着无限好的夕阳
惋惜它接近了黄昏。^①

夕阳和朝阳循环不断，
西安一天比一天新鲜；

① 指李商隐《登乐游原》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作者注

人民的西安规模宏大，
远胜过唐帝国的长安。

唐人留下了不朽的诗句
给雄壮而又苍凉的长安；
我们要给人民的西安市
写出社会主义的新诗篇。

1956年7月

半 坡 村^{*}

我们在地上建设新的祖国，
我们从地下发现旧的遗产；
我们创造美好的现代生活，
古代的生活也和我们见面。

这里建立起一座纺织城，
每天有大量的布匹生产；
一排排的织机发出光彩，
在广阔的、洁白的车间。

雪白的棉花纺成了细纱，
雪白的细纱织成了布匹；
过去用布匹形容流水，

* 原载 1957 年 2 月《人民文学》2 月号，为组诗《西北杂诗》第一首。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布匹也真是流水般的美丽。

多少双灵巧的手在机上活动，
像美妙的浪花在水上翻腾；
纺织的机声日夜不息，
像充满生机的淙淙的水声。

这里不只需要灵巧的手，
更需要社会主义的心——
心和手它们互相呼应，
让生活和工作不断地翻新。

但是在这纺织城的近旁，
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的遗村；
从地基上想象房屋的狭隘，
从用具上想象生活的单纯。

石块磨成了斗争的武器，
兽骨磨成了钓钩，磨成了针；
不要笑这里的主人愚昧无知，
他们同样有灵巧的手、进步的心。

成年的死者都葬在村外，
夭亡的婴儿却在屋内掩埋，
还装在彩色的陶土罐里——
他们对新的生命是多么怜爱！

解放前半坡村是一片田地，
疏疏落落有几家贫穷的茅屋，
那时的岁月停滞不进，
好像没有过去，也没有前途。

如今附近建起一座纺织城，
这里保存着一片遗址；
像画出一幅生动的插图
给我们的社会发展史。

1956年7月18日 西安

煤 矿 区 *

山沟里的溪水日日夜夜地流，
铁轨上的煤车日日夜夜地运行，
一百五十公尺地下的煤层里
电钻的声音日夜不停。

溪水两岸是一片欢腾的市声，
到处是妇女的笑语、儿童的歌唱，
可是人们听不见地下的电钻，
像是听不见自身内跳动的心脏。

1956年7月23日 铜川

* 原载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为组诗《西北诗钞》第一首。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刘家峡之歌^{*}

上流也宽，下流也宽，
黄河在这里挤在两山间，
两山的峭壁直上直下，
壁上的岩石坚又坚。

黄河像一个巨人
在这里困了千万年，
摸不到广大的地，
望不见辽远的天。

如今它将要得到解放，
要淹没两边的巉岩，
低头灌溉肥沃的地，

* 原载 1957 年 1 月《诗刊》创刊号，为组诗《西北诗钞》第三首。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广阔地照映明朗的天；

还把光明和动力，
通过无穷尽的输电线
远远地送入大戈壁，
高高地送上祁连山。

1956年8月8日 兰州

戈壁滩^{*}

列车在戈壁滩上行进，
戈壁像海一样没有边涯；
只有成群的黄羊跑过，
偶然从天外飞来一只乌鸦。

虽说在狂风怒吼的时刻，
戈壁滩上常常走石飞砂，
但它在这时给我的印象，
像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蜿蜒不断的祁连山脉，
在我们面前却变化多端；
时而是云海里的岛屿，

* 原载 1957 年 2 月《人民文学》2 月号，为组诗《西北杂诗》第二首。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时而是一抹秀丽的青山。

时而是凶险的山峦起伏，
溶化不尽的积雪蒙盖山巅——
山巅的积雪却有无限温暖，
它把清凉的雪水送到人间。

有了水就有人烟，
有了人就有生产，
在无边的戈壁中间
时而呈现出田畴一片。

这些孤岛一般的绿洲，
是戈壁上永不凋谢的花朵；
它们孤单单开放了几千年，
担受着几千年的寂寞。

如今它们脱离了寂寞孤单，
被铁路和公路连在一起；
黄色的砂石不断退让，
街道和房屋起来代替。

千古驰名的甘州、凉州，
本来不过是较大的绿洲，
现在却要变成现代的城市，
要拥抱几十万的人口。

怎么能拥抱这么多的人口？
祁连山好像给我们回答：
“我的积雪创造了这些绿洲，
我的矿石保证绿洲的扩大。”

1956年8月12日 戈壁滩上

在 建 设 中^{*}

这里刚安装好沉重的机器，
可是还没有四围的墙壁；
那里刚铺设了枕木、铁轨，
车站的站房却还没有盖起。

这里刚运来钢筋、钢管，
那里堆积着砖瓦、木材；
不断地制订蓝图、计划，
天天有新的工人涌来。

把荒地变成一片新的工区，
把荒村变成一座新的城市；
一段一段的工程能提前完成，
建设却没有一天能够停止。

* 原载 1957 年 5 月《人民文学》5—6 月合刊。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新出厂的汽车要更多的汽油，
新发现的油田等待着铁路；
将来会有更多的等待和要求，
不停地建设是我们的幸福。

1956 年 8 月 13 日 清水车站

在外文印刷厂^{*}

1 我们在校对一个文件……

我们在校对一个文件，
我们的精神高度集中；
一个字母也不要校错，
一个标点也不能放松。

一会儿是急骤的风雨，
一会儿是强烈的日光，
风雨和日光在室外变换，
助长着我们室内的紧张。

* 原载 1957 年 2 月《诗刊》第 2 期。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时间的短促使人紧张，
意义的重大要求精细：
不要有一个字母的错误，
不要有一个标点的差池！

印出来外国语的译文，
文件在下午就要宣读；
在紧张精细的工作中，
我们感到工作的严肃。

党是中国人民的心脏，
文件是这心脏的声音，
要使全世界听得准确，
一个错误也不能容忍。

经过了一校、二校、三校，
日光和风雨变换了几次；
全印刷厂都聚精会神，
排印毛主席的开幕词。

2 我想到两部印刷机器

在一校、二校、三校的中间，
我走到宽广的排字房里，
一座座的机器并列成排，
我想到远方的两部机器。

一部是一个破旧的油印机，
在延安的革命纪念馆，
它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和我们的党共过患难。

它也许印过遵义会议的报导，
也许印过不朽的《八一宣言》，
人们背着它走过雪山草地，
最后到了陕北的高原。

一部是一座旧式的印刷机，
安放在延安的清凉山，
它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
保证了党报的出版。

它印过许多毛主席的著作，
它印过光辉的整风文献；
如今还像是健壮的老人，

它的工作一天也不中断。

在这一排排的机器中间，
我思念着那两部机器，
正如我们在幸福的今天，
不能忘记艰苦的过去。

1956年9月15日 “八大”开幕的上午

1957年1月17日 整理

第二辑 我的感谢

我的感谢^{*}

你让祖国的山川
变得这样美丽、清新，
你让人人都恢复了青春，
你让我，一个知识分子，
又有了良心。

我的父母把我生下来，
心上就蒙盖了灰尘，
几十年，越埋越深，
像一个漫长的冬夜，
看不见春天和早晨。

^{*} 原载1952年7月《光明日报》。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看不见光明，只看见黑暗，
分不清朋友和敌人，
感不到人类的历史在前进，
把真的掺上了假，
假的掺上了真。

是你唤醒了我，
扫除了厚重的灰尘，
我取出来这颗血红的心——
朋友和敌人划清界限，
真和假也有了区分。

你让我有了爱，
爱祖国的人民、祖国的山川，
爱祖国的今日和明天，
爱我们做不完的工作，
爱工作里的顺利和艰难。

我无论走到哪里，
都感到你博大的精神，
你比太阳的光照还要普遍，
因为太阳还有照不到的地方，
它每天还在西方下沉。

你却日日夜夜地照着我，
也照着祖国的每个人民。

你是党，你是毛主席，
你是我们再生的父母，
你是我们永久的恩人。

1952 年 6 月

给 潘 长 有^{*}

过去从来没有听人说过，
炉火不灭，就能把平炉修好，
你爱你的工作，让生产不停，
接受了苏联专家的指导。

炉里砌起隔火墙，
熔钢的烈火依旧燃烧，
想不到修补将要完成，
隔火墙却忽然塌倒。

你披上冷水浸透的棉衣，
跳入六百度高温的炉里，
你领着大家轮流抢修，

* 原载 1953 年 8 月《人民文学》7—8 月号，题为《给潘长有同志》。初收《西郊集》，改题为《给潘长有》，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潘长有，鞍钢劳动模范。

把隔火墙又重新垒起。

这三年前的旧事
轰动了当时的大小工厂；
如今平炉不再常常修补，
这件事却是一个好的榜样。

我们为了拯救和平，
要像你那样一切不顾，
我们随时都准备着
跳入炉里的高温六百度。

1953年1月11日 西伯利亚车中

鞍钢劳动模范^{*}

有人抢救了将要爆炸的高炉，
有人抢救了将要倒塌的柱脚，
在他们忘掉自己生命的时刻，
生命便发出最灿烂的光芒。

有人创造了自动“反围盘”，
有人创造了“万能工具胎”，
在他们苦心钻研的日日夜夜，
他们的智慧日日夜夜地生长。

他们的过去是侮辱和黑暗，
他们的现在是荣誉和光明；
到北京，和毛主席握了手，
在街上，红领巾向他们致敬。

^{*} 原载 1954 年 2 月 16 日《光明日报》，初收《西郊集》。此据《西郊集》编入。

他们感到全国人民是这般可爱，
更感到全国人民是怎样爱他们，
他们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旁的，
只是为了全国可爱的人民。”

一分一秒他们也不肯放松，
给时间添进了丰富的内容；
和时间赛跑，跑到时间的前面，
他们的一年抵得住三年五年。

他们给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每件事都把社会主义拉近一大步；
他们从来不夸耀自己的贡献，
只觉得对人民还有许多亏欠。

1954年2月

老英雄孟泰^{*}

当年你住在对炉山，
高炉总离不开你的面前；
你白天在它的身边工作，
它听你的话，它好好生产；

夜晚望着它安全无事，
你才肯安下心来睡眠，
它耸立在远远的天空，
又像个孩子在你的身边。

一年冬天，你住在疗养院，
高炉离开了你的面前。
夜半它忽然发生事故，
冒出来将要爆炸的浓烟。

* 原载 1954 年 4 月《新观察》第 8 期。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孟泰（1898—1967），鞍钢劳动模范。

你忘记了夜，忘记了病，
忘记了路途的遥远，
你投身在浓烟里，
冒着生死，让它恢复平安。

如今你住在劳模楼，
你的故事永远讲不完——
你说，工厂就是你的命，
高炉就是你的两只眼。

老英雄，人民深深地感谢你，
你保护你的命，保护你的眼，
就是保护祖国许多未来的
铁轨和桥梁、油管 and 高压线。

1954年2月

咏张明山^{*}

你消耗了三年的心血，
日日夜夜放不下反围盘；
你消耗了三年的心血，
把个人的幸福丢在一边；
你消耗了三年的心血，
要恢复压延工人的康健；
你消耗了三年的心血，
要战胜保守和偏见。

你三年的心血没有白白消耗，
小型厂的“阎王殿”已被推翻；
又一度说明了新中国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1954年2月

^{*} 原载1954年4月《新观察》第8期。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张明山，鞍钢劳动模范。

王崇伦的车间^{*}

走进王崇伦的车间，
里边是这样活泼、新鲜。
一群青年人在紧张工作，
老工人也都变成青年。

“发明改进辅助的工具，
扩大机床运用的效率。”
反映着一个生动的真实，
标语在这里是有力的诗句。

用二千二百七十七个台时，
完成九千四百二十九个工作量；
里边包含着多少崇高的情感，
数目字也在这里放声歌唱。

^{*} 原载1954年4月《新观察》第8期。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王崇伦，鞍钢劳动模范。

在改造工具的展览台，
工人的智慧开放着花朵；
毛主席的阳光照在上边，
没有一朵花不结胜利果。

这是王崇伦的车间，
里边是这样活泼、新鲜。
旧工具都变成新工具，
老工人也都变成青年。

1954年2月

勘 测 队^{*}

看这些背上背着仪器，
皮肤晒得黑黑的青年，
他们攀登着峻峭的岩石，
冒着夏天的烈日、冬天的风寒。

嘴里哼着快乐的歌曲，
眼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他们是矫健的尖兵，
在一件伟大事业的最前线。

山是多么高？水是多么深？
每一秒的流量是多少公方？
地上地下的岩石是多么坚硬，
多大的压力它们能够担当？

* 原载 1955 年 8 月 2 日《人民日报》，总题《三门峡杂诗》。初收《西郊集》，
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不容有一毫一厘的差错，
因为“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在他们聚精会神的面前，
自然完全失却了它的神秘。

这不过是伟大事业的开端，
黄河已经向我们投降。
新中国好儿女无论甚么工作，
都是让朋友欢呼、敌人沮丧。

1955年6月21日 三门峡

光荣的名称^{*}

——为“一二·九”二十周年作

自从中国有了共产党，
“中国青年”就成为一个光荣的名称；
他们不曾辜负过人民的愿望，
不曾辜负过世界上正义的呼声。

在那最耻辱、最黑暗的时代，
他们从来没有失掉希望和光明，
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
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那时候农民没有土地，
那时候工人没有工作，
祖国的面积和现在一样大，
却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 初收《西郊集》。此据《西郊集》编入。

二十年的光阴是这样快，
那时的青年现在都成了中年，
这中间经过多少严重的战斗，
才换来了幸福的今天。

如今人人在这幸福的今天
为了更幸福的明天工作；
在祖国广大的土地上
到处安放着学习的书桌。

光阴会把一个人从小变老，
“中国青年”却是永久年轻。
过去怎样勇敢地 and 黑暗战斗，
今天就怎样为社会主义斗争。

他们永久不辜负人民的愿望，
永久不辜负全世界正义的呼声，
他们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
永久不辜负这个光荣的名称。

1955 年

给 韩 起 祥^{*}

自从看见了陕北的山川，
接触了陕北的人民，
深感到你的三弦和刷板
是山川和人民的声音。

自从在陕北的高原
听到了许多革命的故事，
深感到你的歌声和情感
跟陕北的革命不能分离。

你受了十多年党的关怀，
你去年加入了共产党；
入党的那天你扯开喉咙，

* 原载 1957 年 1 月《诗刊》创刊号，为组诗《西北诗钞》第二首，题为《给韩启祥》。初收《西郊集》，编入《十年诗抄》时，改题为《给韩起祥》；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韩起祥（1908—1988），现代民间说书艺人。

热情地从傍晚唱到天亮。

延安的天空是这样晴朗，
歌声和弦声是这样高亢；
今天的下午我一生难忘，
我向你学习了要怎样歌唱。

1956年7月29日 延安

铜 川 别 泪^{*}

——记铜川矿务局白局长谈话

参加了三十年的革命，
身上挂过彩，腿部跌过伤，
用机智打退过敌人的包围，
几次缴获了敌人的枪。

这些事我听自旁人的叙述，
他却说：“这没有什么可讲，
许多老战友有更大的贡献，
我的事迹本来很平常。”

但是说到了当前的工作，
他就滔滔不断地口若悬河；

* 原载 1957 年 5 月《人民文学》5—6 月合刊。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临别的席上添了几杯酒，
我们手握着手依依难舍。

“说起过去工人的苦难，
煤矿的工人苦难最多，
一生在地下挨打挨骂，
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在不能伸腰的矿道里，
有人一连三个月不能上来；
现在有些年老的矿工，
眼睛在日光下还不能睁开。

“他们今天当然和过去不同，
一般认识却还有旧的残余；
你们要多多地到这里访问，
多多地给他们一些鼓励！

“我全心都在为他们服务，
我替他们向你们请求：
多作些歌曲给他们歌唱，
多画些画挂在他们的床头。

“我是一个穷苦的农民，
共产党把我教育成人；
我前半生对人民的敌人作战，

后半生为社会主义建设献身。

“煤是我们工业的食粮，
我只担心食粮的供应不够，
我的专业知识是这样少——”
说到这里，热泪从眼里流。

他手指着身边的总工程师，
他说：“他给了我许多帮助。
旧日的战友都分散了，
人人有了新的任务。

“如今在这新的战场上，
新战友是我们的工程师，
我们共同克服过许多困难，
得到了许多新的胜利。”

诚恳的面貌，真挚的言语，
我们握手握了许多遍；
今天的泪不是别离的感伤，
泪光里放射出一片新的情感。

1956年8月3日 铜川

西安赠徐迟^{*}

你来自西南，我来自西北，
明天我们又要各自西东；
飞机场皎洁的明月
照耀着我们偶然的相逢。

你说，西南有多少美妙的歌舞，
凉山在转变，忽然跨过两千年；
我说，西北的宝藏多么丰富，
矿石在山里，故事在人民的口边。

金沙江的水，大戈壁的砂，
都在我们的心里开了花。
这里我们也没有他乡的感觉，

* 原载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为组诗《西北诗钞》第四首。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徐迟（1914—1996），现代作家。

我们到哪里，哪里是我们的家。

我们为了偶然的相逢欢喜，
却不惋惜明天的各自东西；
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
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

1956年8月17日 西安飞机场

第三辑 握 手

握 手 *

今天，在北方的莫斯科，
有两个伟大的人，
他们兄弟一般地握手，
这是八万万^①的中苏人民
在紧紧地握手。

这握手是那样光明，
使鬼鬼祟祟的外交家们
失去了黑暗的依据；
这握手是那样磊落，

* 原载1950年《人民诗歌》第1卷第1期。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① 这首诗最初发表时写的是“六万万”。——作者注

使抱着原子弹做梦的政客们
他们的梦再也做不下去；
这握手掌握了乾坤，
使把战争当做续命汤的资本家们，
望着他们工厂里一批一批的枪炮悚惧。

今天，在北方的莫斯科，
有两个伟大的人，
他们兄弟一般地握手，
这是从南海到北冰洋，
八万万的劳动人民
在紧紧地握手。

1949年12月

国 界^{*}

（从满洲里走入苏联国境的第一站是鄂特帕尔。1951年7月里的一天，中国、朝鲜、越南出席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青年代表团在这里和当地的苏联人民过了一个快乐的下午。）

在人类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这样和平的国界；
旧世界的那些国界是多么阴暗，
两边对立着猜疑、陷害和警戒。
如今这里的国界却是这样温暖，
我在那边迎接了你，
你在这边迎接了我，
使每个离开他的祖国的人

* 原载1951年11月《新观察》第3卷第8期，题为《走进苏联的国界》。初收《西郊集》，有改动，并改题为《国界》；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都像走到了另一个可爱的家乡。

原来这座小小的车站，
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它的名字，
如今它却一天天地生长，
房屋在增加，树木在增加，
握手的次数、挥手的次数在增加……
北京来的，莫斯科来的，
都从这里经过；
它把这些人接下来，又送过去，
送到广大的、友谊的海里。

今天，毛泽东的青年、
金日成的青年、胡志明的青年，
几百个青年同一天来到这里。
当他们从火车里走出来，
第一脚踩到这里的土地，
哪一个心里不在激动地跳，
哪一个脸上不堆满了欢笑，
哪一个不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人——
走进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门口。

车站上忽然来了这么多新的客人，
每个主人的心里也在激动地跳，
每个主人的脸上也堆满了欢笑，
没经过几分钟的惊讶与生疏，

主客便成了最熟的朋友。
会打球的，有球来迎接；
会跳舞的，有舞来迎接；
会唱歌的，有歌来迎接；
不同的语言唱出共同的歌调。

主人越来越多，
我们几乎不能相信，
围绕着这小小的车站
住着这么多的居民。
老人也走来参加跳舞，
小孩也跑来参加唱歌，
在每段舞、每支歌中断的时刻，
抬头看墙上的列宁和斯大林的像
流露出博大的、慈祥的微笑。

在领导十月革命的领袖的像前歌舞，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领袖的像前歌舞，
这是苏联人民的幸福，
这是战斗的、胜利的、解放了的
东亚的青年的幸福；
舞蹈和歌唱到了最热烈的时刻，
每个人都深切地感到，
这小小的车站每秒钟都在生长，
这和平的国界每秒钟都在延长。

1951 年 7 月

北京莫斯科中间的飞行^{*}

我们飞向莫斯科，
像是追赶着太阳；
光明的白昼，
今天过得最长。

我们飞回北京，
我们迎接着日出；
黑暗的夜晚，
今夜过得最短促。

在寒冷的高空
飞机里一团温暖，
不同的肤色和语言
有着同一的情感。

^{*} 原载1955年1月《旅行家》创刊号。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这样来往的飞行，
里边运载的是和平；
太阳也更多更早地
照耀着和平的行程。

1954 年 9 月

列宁格勒的孤儿之家^{*}

1 一个孤儿这样说

法西斯的侵略者
破坏了我们的家庭，
我们尝到最大的痛苦
在我们小小的年龄。

我们在小小的年龄
也感到一个光荣，
我们勇敢的父母
为了祖国而牺牲。

痛苦使我们痛恨

* 原载 1953 年 3 月《新观察》第 5 期。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杀死父母的侵略战争；
光荣使我们热爱
父母的血换来的和平。

2 陈叔通^① 先生向全体儿童讲话

一个儿童把一条红领巾
赠给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老人向全体的儿童讲话，
用沉重的、感人的声音。

“红领巾围在脖颈上，
我好像年轻了六十年，
成了一个学习的儿童
站立在你们中间。”

老人在清脆的欢呼里
向儿童们这样讲话。
我们感到中苏友好
到处开着美丽的花。

1953年1月4日

① 陈叔通（1876—1966），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列宁格勒的劳动保护研究所^{*}

劳动保护所的同志们，
我向你们致敬，
你们的思想总围绕着
工人的健康和环境。

让眼睛能抵抗强光，
让衣服不沾上汽油，
用通风器排除毒气，
用面具防御尘垢；

让高度的电不伤害神经，
让终日离不开高温的人
有不冷不热的温度，

^{*} 原载 1953 年 8 月《人民文学》7—8 月号，题为《在列宁格勒的劳动保护研究所》。初收《西郊集》，改题为《列宁格勒的劳动保护研究所》，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天天都像是初夏的早晨。

每个工会都能向你们提出要求，
怎样使工人的健康得到保证；
你们把艰难的任务接到手里，
从你们手里制造出和蔼的熏风。

在你们面前我真难想象，
地球的那一面（这时正是深夜），
一些人在研究，怎样能
使繁荣的城市在瞬间毁灭，

怎样使一切可能的瘟疫
蔓延在青山绿水的世界；
我真难想象在地球的那一面
这样的罪孽也叫做“科学”。

1953年1月3日

一辆铁甲车^{*}

列宁格勒有一辆铁甲车
陈列在博物馆的门前，
它担任过一件光荣的任务
在一个四月的夜晚。

它迎接远方归来的列宁，
列宁立刻把它当做讲坛，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从这里发出第一声的呐喊。

帝国主义战争还在进行，
社会主义还十分遥远，
但是它随着列宁的来到，
忽然在人们的面前出现。

* 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一个工人在铁甲上写下了
几个字：“资本主义——敌人”，
这字迹一直保留到今天，
使人怀想人们当年的兴奋。

此后从列宁的口号里
涌现出许多英勇的正义战，
涌现出集体农庄和工厂，
涌现出防风林和发电站，

涌现出雄壮的社会主义阵营，
阵营里九万万的劳动人民
和那晚听讲的工人一样
认清楚谁是他们的敌人。

列宁格勒有许多纪念碑，
纪念着人民斗争的历史；
这辆车是最伟大的纪念碑，
纪念着列宁口号无比的威力。

1953年1月

歌颂这个伟大的节日^{*}
——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歌颂这个伟大的节日，
用劳动者共同的语言，
它是这样地庄严壮丽，
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

过去劳动者分散在不同的区域，
天南海北，各自为个人的命运悲伤，
他们忍受着各种各样的剥削，
他们的伴侣是耻辱、饥饿和死亡。

自从“阿芙洛尔”舰上的一声炮响，
全世界劳动者眼睛忽然明亮，

* 原载1957年11月7日《光明日报》。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他们翘望着莫斯科明亮的红星，
人人的心里有了共同的希望。

歌颂这个伟大的节日，
用我们的友谊和战斗，
因为它让我们看清楚，
谁是我们的敌人朋友。

过去有些善良的人大声呼吁，
他们要消灭战争，建立和平；
但和平永久像是临时的休息，
战争永久威胁着百万的生灵。

自从在彼得格勒的一个清晨，
颁布了夜里通过的“和平法令”，
和平便在世界上迈开大步，
一步步开拓了雄壮的和平阵营。

歌颂这个伟大的节日，
用我们的勇敢和勤劳，
因为它解放了劳动人民，
人民也要用勤劳回报。

过去人民不断地抵抗侵略，
过去人民不断地征服自然，
但金字塔标示着向死亡投降，

万里长城的力量也十分有限。

如今的人民掌握了真理，
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侵略没有一次不遭受失败，
无边的荒漠变成万顷良田。

歌颂这个伟大的节日，
用我们的工作和学习，
四十年中间创造了
多少旷古未闻的奇迹！

过去有过多少离奇的幻想，
有人羡慕过大鹏鸟的飞翔，
有人想看一看广寒宫的风景，
有人要赶上西方下落的太阳。

如今人造的卫星射入天空，
整个的宇宙将要改变形象；
飞入广寒宫，赶过西方的落日，
再也不是一些空幻的梦想。

歌颂这个伟大的节日，
用我们铁一般的信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是久经考验的名言。

“阿芙洛尔”舰上的一声炮响，
彼得格勒的一张“和平法令”，
当时在狂妄的敌人的眼里，
好像是没有什么远大的前程；

但是全世界劳动者的面前，
一程又一程展开新鲜的远景；
必死的阶级放弃它垂死的挣扎吧，
看天空已经接受了苏维埃的卫星！

1957年10月 北京

布 达 佩 斯^{*}

一九五〇年的初春，
我在这里住过十天，
住在马尔基特岛上，
散步在多瑙河边。

匈牙利的朋友一再地
和我谈起当年的苦难，
德国的法西斯匪徒
怎样盘踞着河的两岸。

许多的建筑被烧毁
所有的桥梁都被炸断；
每个布达佩斯的市民
都有一段痛苦的经验。

* 原载 1953 年 2 月 10 日《人民日报》。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一九五二年的冬天，
我在这里住了一夜，
美丽的马尔基特岛
和从前一样地亲切。

匈牙利朋友的谈话
却有了很大的改变，
只述说两年半的建设，
再也不提当年的苦难。

多瑙河上建筑了新桥，
多瑙河下正开凿隧道，
将来的地下车站
要像莫斯科那样美好。

建设使新的美景
一件件在面前出现，
它把七年前的苦难
好像推到七十年前。

1952年12月8日

奥地利边境^{*}

列车停在奥地利的边境，
我们离开了热情的匈牙利，
那边的人充满了欢悦和信心，
这里冷冷清清，一切都在叹息。

在一座奥地利的房屋门前，
两个孩子睁大眼睛望着我们，
他们望着车里的外乡人，
小小的心里好像发出来疑问：

“你们从什么地方走来？
为什么来到我们这里？”
他们的面前是一片模糊，
他们不明白我们的来意。

* 原载1953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我望着他们凝视的目光，
想起苏联的、匈牙利的儿童，
向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喊着“中国”，
用同样的声音高呼毛泽东。

这些儿童都有一定的道路，
他们的面前有无限的美景；
我们的列车走了一程又一程，
他们知道是为了争取和平。

这两个孩子却是这样沉默，
他们的沉默也引起我的疑问：
“你们将来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
你们将来会碰到什么样的命运？”

“你们的父母天天向你们说些什么？
你们的教师给你们些什么知识？
你们会不会给刽子手充当炮灰？
可是也成为保卫和平的战士？”

他们睁大眼睛没有回答；
我想走下车来，向他们讲一讲
许多东方儿童爱听故事——
因为儿童的心到处是一样明亮。

1952年12月9日

绿 色 的 心^{*}

我们在哈尔茨山区
穿行一整天浓绿的树林。
德国的朋友向我们说：
“这树林是德国绿色的心。”

“在这里流传着许多
美好的童话和民歌，
它们千百年地歌唱着
人民的痛苦和欢乐。”

“在这里德国的农民
曾经燃起革命的火焰^①；
在这里歌德和海涅

* 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① 指16世纪托马斯·明采尔（Thomas Müntzer）领导的农民起义。——作者注

写过他们不朽的诗篇。

“这里曼斯非尔特的矿工们
在法西斯统治的期间，
隐藏过一面红旗和列宁铜像，
一直隐藏到解放的那天。

“这树林是我们绿色的心，
因为它在德国领土的中央；
我们在这浓绿的林里穿行，
像穿过德国的心房一样。”

但是当我们登上布罗肯高峰，
却不能向西方继续前进，
五百公尺外就是西德的边界，
虽然仍旧是浓绿的树林。

我们站立在布罗肯高峰，
好像树林里传出一声叫喊——
“这树林不能容人分割，
正如一个心不能掰成两半！”

1954年7月7日 德国哈尔茨山区

一个罗马尼亚的老农夫^{*}

好一片肥美的田野，
八月的天气和北京一样，
一人多高的玉蜀黍，
宽大的叶子放射清香。

路旁遇见一个老农夫，
他用惊奇的眼光望着我；
他问我是哪里来的客人，
我说我来自东方的中国。

他好像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向着远处望了许久。
他说：“我在三十八年前

^{*} 初收《西郊集》，题为《一个罗马尼亚的农夫》，后曾编入《十年诗抄》。编入《冯至诗选》时，改题为《一个罗马尼亚的老农夫》，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有过一个中国的朋友。

“我们认识不是在中国，
也不是在罗马尼亚，
我们成为要好的朋友，
却在另外的一个国家。

“那是在法国北部的前线，
在枪林弹雨的中间，
我们一块儿共过患难，
我们互相交换过香烟。

“后来我就不知他的去向，
不知他是否也回到了家乡？”
我面对着这个和蔼的老人，
像是对着自己的叔父一样。

他说：“那时我们两国的人民
彼此知道得是非常稀少，
但是同样被反动的政府
运送到西方的法国的战壕。

“我们不知为什么离开家乡，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作战——
作战不在自己的祖国，
还要到法国北部的前线。”

他递给我一支罗马尼亚的香烟，
眼里放射出叔父般的慈爱；
他说：“想不到在自己的土地上，
今天招待我的朋友的一代。”

1954年8月 罗马尼亚

给美国侵略者^{*}

你们从头顶烂到脚跟，
却把身上的脓血涂染别人；
你们从心脏坏到皮毛，
却用阴谋和说谎陷害别人。

你们把一切丑恶的形象
都网罗在你们队伍里；
你们把一切罪恶的残余
都装在你们的衣袋里。

你们放火燃烧工厂和学校，
炸毁和平的朝鲜的农村；
让母亲哭她的儿女，
让儿童哭他的母亲。

* 原载 1950 年 11 月 21 日《人民日报》，题为《美国强盗听着》。初收《西郊集》，改题为《给美国侵略者》。此据《西郊集》编入。

但你们不要以为，
在你们死亡的前夜
便可以胡做非为，
造些不负责任的罪孽——

一个儿童失去了母亲，
他会得到千千万万的母亲；
一个母亲失去了儿女，
她会得到千千万万的儿女。

你们睁开眼睛看一看，
斯大林格勒——那座英雄城，
遭受过多少次的燃烧、轰炸，
而今只是更美丽、更繁荣！

可是它的破坏者，
连尸首都无处寻找——
若是你们不敢向那里看，
我就向你们大声宣告：

“你们如果不甘心等待
必然的死亡，还继续造孽——
纵使在你们死前的一分钟，
也要捉住你们，把你们消灭！”

· 1950年10月

你们不要以为……^{*}

你们不要以为杀人的刑具在手里，
就可以在人民的面前显示威风；
这点威风不过是你们临死的挣扎，
全世界人民都在给你们敲着丧钟。

你们不要以为杀死一对和平的战士，
这对战士就停止了他们正义的呼声；
他们正义的呼声已经传遍了全世界，
传入每颗正直的心，又发自每个热情的喉咙。

你们不要以为这对和平战士死去了，
全世界人们的斗争就会渐渐平静；

* 原载 1953 年 7 月《新观察》第 13 期，初收《西郊集》。此据《西郊集》编入。

正义的斗争不会有停止的那一天，
直到你们偿还了血债，我们有了持久和平。

1953年6月21日

罗森堡夫妇遇害的消息传到北京后

我们高呼^{*}

匈牙利的人民，
你们在你们美丽的国土
建设了社会主义；
埃及的人民，
你们在你们美好的今天
得到了民族独立。

中国的人民
在美好的今天深深知道，
民族独立是多么宝贵；
中国的人民
在美丽的国土上深深明了，
社会主义有多么雄伟。

* 原载 1956 年 11 月 10 日《光明日报》。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社会主义把十几个国家
结成亲密的大家庭，
这家庭永不分离；
民族独立把许多国家
结成知心的朋友，
朋友们永久站在一起。

我们不能允许，
有人破坏任何一个地方
辛苦建设的社会主义——
黑死病一般的法西斯
又想在匈牙利猖狂，
它一抬头就遭到痛击。

我们不能允许，
有人摧残任何一个民族
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
满手血腥的殖民主义
又想在埃及登陆，
它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愤怒。

英勇的匈牙利人民
消灭了社会主义的敌人，
我们高呼：社会主义万岁！

英勇的埃及人民，
最后胜利属于你们，
我们高呼：民族独立万岁！

1956 年 11 月 7 日

第四辑 旧的和新的故事

韩波砍柴^{*}

——记母子夜话

农历正月十九，
雨下了几天几夜，
后半夜忽然停止，
露出来下弦明月。

满屋里都是月光，
老婆婆从梦里惊醒，
她叫醒她的儿子，
她说：“外面有个人影。”

* 原载1953年9月《人民文学》9月号。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儿子说：“深更半夜，
哪里会有什么？”
“你们年轻人不知道，
这是韩波的灵魂。

“韩波是一个樵夫，
终日在山里砍柴，
他欠下了地主的
还不清的高利债。

“他砍柴砍了一生，
给地主升火煮饭；
他砍柴砍了一生，
给地主升火取暖。

“他自己却永远
吃不饱也穿不暖；
不管天气多么坏，
砍柴没有一天中断。

“那时和现在一样，
雨下了几天几夜，
到了正月十九，
雨又变成大雪。

“他在风雪里冻死，

许多天没有人管，
后来身上的破衣裳
也在风雪里腐烂。

“但他死后的灵魂
还得要出来砍柴，
因为他一丝不挂，
只能在夜里出来。

“年年在他的死日，
后半夜总有月光，
给他照着深山，
像在白天一样。

“我们这里的春雨
一下就是一个月，
只有在这时候，
雨为他停止半夜。”

她说这段故事，
说得人全身发冷，
外面的月光中
真像有一个人影。

她的儿子说：“妈妈，
韩波死得真可怜，

但这是旧日的故事，
不是在我们今天。

“过去我们农民，
人人都是韩波，
可是我们现在
韩波没有一个。

“过去无数的韩波
都在饥寒里死亡，
我们同情他们
只用半夜的月光。

“现在的月光里
也许有韩波的灵魂，
他出来不是砍柴，
却是要报仇雪恨。

“明天我们斗地主，
他也要向地主清算，
他再也不会害羞，
他要在白天出现。”

1952年2月15日 江西进贤
1953年8月 修改

一 根 麻 绳^{*}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村里的一个故事

合作社刚刚成立了一年，
便有了这样迅速的发展：

田地里驾驶着联合收割机，
挤牛奶用苏联的电气工具；

政府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问题，
社里也成立了米丘林研究室。

但是村子里还有富农两三家，
他们希望合作社有一天搞垮。

他们看不惯当年的贫农在地上

* 原载1955年3月1日《新观察》第5期。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盖起来一座座红砖的小楼房；

他们看不惯儿童们坐着小马车
天天早晨歌唱着走进托儿所；

他们更受不了几个生产模范
骑着摩托车经过他们的门前。

心里受不了，眼里看不上，
他们只希望恢复旧日的原状。

其中一个逃是逃亡地主的表弟，
专爱听西德广播的消息。

六月十七日^①，他又坐在收音机旁，
今天传来的消息不比寻常。

说是柏林、莱比锡都发生了“变乱”，
共和国的政权眼看就要推翻。

一大串谎话把他说得欢天喜地，
他准备着迎接他的逃亡的亲戚。

^① 1953年6月17日，美帝国主义派遣了一批特务混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制造骚乱，当天就被镇压下去。——作者注

他心里说：“我的亲戚不久就回来，
看你们合作社垮台不垮台？”

这样说了，心里还觉得不舒畅，
他找出一根绳子寄给合作社社长。

附着一张纸条：“这根绳子给你送终！”
他一夜不断地梦见他亲爱的表兄。

第二天早晨他打开他的门窗，
一切的景象和昨天没有两样。

门前仍然是小马车和摩托车走过，
合作社的社长仍然是那样快乐。

他心里纳闷，又拧开了收音机，
仍然是昨天的那一大套“消息”。

他说：“等着吧，你们这群蠢东西，
看你们还能受几天的蒙蔽！”

“混账的社长，你不用故作镇静，
我那根绳子已经缠住了你的魂灵。”

他等着，一天过了又是一天，
农村的机械化还是不断地发展。

他越等候，他的希望越渺茫，
那根绳子倒好像缠在自己的身上。

村子里又盖起更多的小楼房，
社里的猪羊牛马越养越肥壮；

摩托车的数目又有了增长，
女人的衣裳有了更多的新花样。

这些人的欢喜只增添他的烦闷，
他懒得出门，不愿意看见人。

他再也梦不见他亲爱的表兄，
只是常梦见寄给社长的长绳。

农民们庆祝了秋收，又完成春耕，
到了“五一”节，全村里结彩悬灯；

合作社门前广场上一片喧哗，
唱了歌，跳完舞，都围上一家“唐波拉”^①。

“唐波拉”的棚里陈列着皮球、洋娃娃，

① “唐波拉”（Tombola）是一种抓彩的游戏。在德国的农村里或小城市，每逢庆祝节日，广场上常常搭起彩棚，人们在那里抓彩。——作者注

还有各式各样的锅、壶、麻绳和扫把。

二十分尼^①一次，许多人都来抓阄，
有人抓到一只锅，有人抓到一个球。

有人十几次也抓不到一个，
谁若是抓到了，主人就给敲一声锣。

富农悄悄地走出来，徘徊在彩棚前，
他手里发痒，也抓了一个纸团。

引起大家注意，又是一阵锣声，
他在众人面前抓到了一根麻绳。

1954年8月11日

^① 一百个分尼等于一个马克。——作者注

鸡 的 故 事^{*}

山丹丹花开满山坡，
延安的人民快乐多，
党中央十载住延安，
领导全国的抗日战，
响亮的歌声震山河。

日寇投降不到两年，
胡匪侵占了延安城；
三月里黄风沙满面，
对面望不见宝塔山，
延安的日月失光明。

四围展开了保卫战，
匪军们坐卧不得安；

* 原载1956年12月《新港》第6期。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抬头怕听见流弹响，
迈步怕踩在地雷上，
胆战心惊过了一年。

胆战心惊过了一年，
做的罪恶却说不完；
大小的门窗都拆毁，
山上的树木烧成灰，
几十个村落断人烟。

多少次包围和大战，
匪军消灭了一大半。
四月的延河清又清，
延安的日月放光明，
残匪慌忙退出延安。

慌忙退出了延安城，
抢掠的财物却不放松；
运走了家具和衣裳，
运走了鸡鸭和猪羊，
延安人空物也空。

城西有一座枣园村，
毛主席住过两三春。
村里有个共产党员，
英勇参加了游击战，

名字叫做秦纪恩。

秦大娘生病不能走，
独自隐藏在后山沟；
她有一只红公鸡，
她爱它像是亲儿女，
把它也带到后山沟。

红公鸡天天叫得早，
它给毛主席报过晓；
红公鸡太阳地里卧，
左看右看像一团火；
这样的公鸡她舍不了。

后沟里藏身还不难，
隐藏公鸡却难又难，
公鸡不知情况变，
天天清早叫得欢——
声声怕被人听见。

田地里荒草一人高，
几十里内没有鸡叫。
只有后沟的红公鸡，
在秦大娘的土窑里
天天把天空叫亮了。

守着公鸡过了一年，
听说敌人退出延安。
也许是敌人退完了，
也许丈夫要回来了，
悄悄地走到大路边。

开来了几辆大卡车，
满车里家具和鸡鸭。
忽然车上的鸡笼里
飞出来一只白母鸡，
敌人逃命没有注意它。

黄尘散后车不见，
一只白鸡在面前，
秦大娘心里多欢喜，
把它抱在衣怀里，
急忙抱到家里边。

田地里荒草一人高，
几十里内没有鸡叫。
如今在这后沟中，
一只白来一只红，
引得大娘心头笑。

一年的光阴昏又昏，
为公鸡担了不少的心。

想不到而今鸡成双，
一红一白都是好模样，
好像是儿女成了婚。

亲爱的丈夫回来了，
街坊四邻都回来了，
修理了房门和窗户，
整顿了镰刀和锄头，
这对鸡也格外要好。

不久孵出小鸡三十只，
大娘不看做是自己的，
她一只小鸡送一家，
人人脸上都开了花，
从此家家又有了鸡。

山丹丹花开满山洼，
枣园村早已合作化。
全村养鸡有一千多，
千百只鸡多么和乐，
好像兄弟姊妹是一家。

1956年7月30日 延安

杜 甫^{*}

郿县茶馆里遇见一个老汉，
他说，城南五里有座将军台；
一天，杜甫的学生来找杜甫，
却没有找到杜甫的住宅，
他到了将军台就转了回去——
其实杜甫的家在台西六十里。

延安杜甫川旁遇见一个农夫，
他说，杜甫就沿着这条小河走去，
他走入西方的万山丛中，
万山中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
他把一只鞋丢在河边，
人们保存这只鞋，保存了许多年。

* 原载 1956 年 9 月 12 日《人民日报》，总题《西北故事杂咏》。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我无心访求杜甫的故事，
故事却自然地在人民的口边，
像一些美丽的野花野草，
千百年自然地生长在山间——
故事是这样地半假半真，
却说明诗人是怎样深入人心。

1956年8月1日

宜君县哭泉^{*}

沿着我们的万里长城，
有过多少孟姜女的祠庙？
有过几座孟姜女的坟茔？

在我们广大的土地，
有过多少孟姜女的传说？
有过多少孟姜女的歌曲？

这里怎么也有一座姜女庙，
这里离长城还很辽远？
只因有一段孟姜女的传说
围绕着这里的一口清泉。

* 原载 1956 年 9 月 12 日《人民日报》，总题《西北故事杂咏》。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传说她从这里走过，
背上背着丈夫的骸骨，
一路上没有吃，没有喝，
渴极了，她在路旁痛哭。

她哭到最痛的时刻，
路旁涌出来清泉一缕。
人们把这泉叫做哭泉，
泉上给她盖了一座庙宇。

这是过去的人民的命运，
甚至不是在长城的附近，
也会有孟姜女的庙和坟。

这是过去的人民的命运，
所以在我们的土地，
到处有她的传说和歌曲。

如今有多少青年男女，
他们在长城内外创造奇迹：
在没有水的地方挖出水源，
在荒原上建筑繁荣的城市。

他们的歌声响彻云霄，
他们的钻机深入地内；
不会再说一丘土是姜女的坟，

不会再说一口泉是姜女的泪。

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再也听不见孟姜女的哭声；
哭泉也好像提出了要求：
“我要改变我的名称！”

1956年8月2日

玉门老君庙^{*}

从前有些穷苦的人，
在山里给阔人淘金，
他们求神灵的保佑，
盖一座小庙供奉老君。

黄金淘入了肃州城，
黄金淘入了兰州府，
庙里的老君无声无息，
淘金的人越淘越苦。

老君庙蹲在荒山里，
几百年无息无声，
可是它到了今天，

* 原载 1956 年 9 月 12 日《人民日报》，总题《西北故事杂咏》。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忽然间全国闻名。

它怎么会全国闻名？
只因穷苦人的子孙
不淘金也不供奉老君，
却建设伟大的石油城。

1956年8月14日

人 皮 鼓^{*}

从玉门到安西的道上
有个地名叫做桥湾，
那里有一排梧桐树
对着一座塌毁的宫殿。

传说古代有一个国王
梦见九个儿童向他朝拜；
他醒后找不到九个儿童，
却找到九棵梧桐并列成排。

他于是命人在这里
建筑一座庄严的宫殿，
宫殿正对着梧桐树，

* 原载 1957 年 1 月《诗刊》创刊号，为组诗《西北诗钞》第五首。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显示着国王的尊严。

建筑师是父子二人，
尽最大的努力赶造宫殿；
建成了国王感到不满，
说宫殿不能显示他的威严。

他盛怒下杀死了父子二人，
剥下他们的皮绷成鼓面，
命人把两个人皮鼓
悬挂在宫殿的廊前。

人皮鼓挂在廊檐下，
远远近近都感到不安，
每逢狂风怒吼的夜晚，
鼓里发出声音充满忧怨。

有时在秋天屠杀罪犯，
执行前要击鼓三声；
鼓声里不是罪犯和群众
却是刽子手感到心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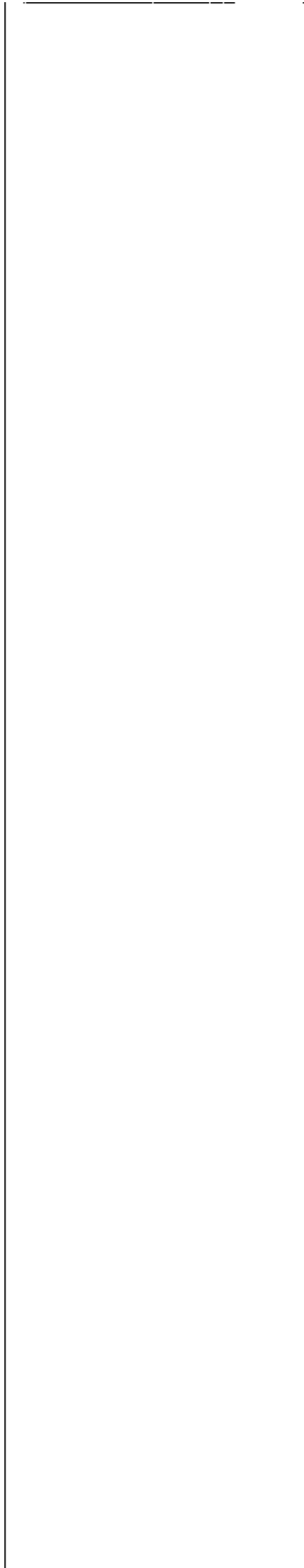
有时到了荒年饥馑，
农民们再也无法生存，
一个勇者撞起人皮鼓，
怒火便在人们心里烧焚。

人皮鼓挂在廊檐下，
并没有增加国王的威严，
它用忧怨而悲愤的声音
只诉说国王的凶残。

又凶残又懦弱的国王，
内心里充满了忧虑，
他想不到这样两个鼓
会发出这样大的威力。

一天人们忽然发现，
人皮鼓在廊前不见；
——是国王派人到这里
在夜半偷偷地把鼓摘去。

1956年8月18日 写于北京



后 记^{*}

远在 1921 年，我是一个没有满十六岁的青年，从一个四年制的中学毕了业，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看不清面前的道路。那时的北京城是一片灰色，街头巷尾，到处是贫苦的形象和悲痛的声音，我们爱说当时青年们口头上的一句话：“没有花，没有光，没有爱。”傍晚时刻，我常在一条又一条的胡同里散步。在这些胡同走来走去，好像永久走不完，胡同里家家狭窄的黑门都紧紧地关闭着，不知里边隐藏些什么样的生活，只觉得门内门外同样是死一般地沉寂。

一天，我又在散步，对面走来一个邮务员，穿着一身绿色的制服，他的面貌是平静的，和这沉寂

* 原载 1957 年 9 月《诗刊》9 月号。初收《西郊集》，后曾编入《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街道一样平静，他手里握着一束信件，有时把信件投入几家紧紧关闭的门缝里。我看着这个景象，脑里起了幻想，我想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不是天灾，就是兵祸，这些信又给那些收信的人家送来了什么样的不幸的消息呢？这些信会使那些收信的人家起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我当时根据这点空洞的、不切实的想象写下了我青年时期第一部诗集里的第一首诗。我写诗，是这样开始的。

这不能说是一个好的开端。这个开端不是健康的，它不能预示什么远大的前途。此后十年内，我虽然不断地写诗，诗里也向往光明，诅咒黑暗，但基本的调子只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一些稀薄的、廉价的哀愁，很少接触到广大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所以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到1931年以后，我竟有一个长时期停止了诗的写作。抗日战争期间内，我一度又写诗，但是写了不久，又是同样地写不下去了。

随着中国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才又重新写起诗来。

我忘不了的是1949年10月1日的下午三时，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城楼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这句话洪亮的声音立即传遍全世界，传遍全国，传到国内大小城市村镇的家家户户。人们听到这千载难逢、令人兴奋的消息，都欢欣鼓舞，因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同是一个北京城，它再也不给人以一片灰色的印象了，好像立即开遍了花，洋溢着光明和对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敬爱。胡同里一个挨着一个住户再也不会引起一种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不可知的命运来敲它们

的门的感覺了。

新中国的诞生使每个中国人民亲自经历了一次新生。我于是又利用我业余时间重新写诗，又重新把诗当做我生命里的一部分，不肯割舍。诗里基本的调子和过去的也迥然不同，有信心，有前途，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事业。同时对于人民的敌人也给以讽刺和攻击。

我的诗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曾经一再迟疑，不想把它们收集成一个集子出版。但是在今年的春夏之交，从最阴暗的角落里冒出来一些别有居心的人，他们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横加污蔑，就是解放后的诗歌，他们也不曾放松。其中有人给诗人们写了“公开信”，说当前的诗歌界是处在“冻结”状态；还有人指着我的脸骂我，说我解放后写的诗没有人爱看——其实，这位骂我的先生根本没有读过我解放前的诗，就是我解放后的诗也不过只是读过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几首，他这样说，无非是表示他对“解放”两个字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而已。由于这些恶毒的叫嚣，我才决定出版这部集子，作为对他们的回击。我的诗数量不多，但是我愿意再重复前边说过的一句话，随着中国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才又重新写起诗来。这说明，新中国并不曾“冻结”我写诗，而恰恰相反，对于我正是春风解冻。这些诗在质量上也是粗糙的，但是比起我解放前的诗，我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道路不是旁的，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不是为了自己。在这美好的今天，诗人若不为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歌唱，那么无论有多么新奇的感觉或巧妙的比喻，都不免是徒劳无益、枉费心机。当然，我在诗的语言上，将来还要尽更

大的努力。

因为这些诗大部分是在北京西郊写的或修订的，并且其中的第一首诗是《我们的西郊》，所以把这部集子命名为《西郊集》。

1957年8月30日 北京

十年诗抄

本书选收作者 1949 年至 1959 年所作的诗作五十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 9 月出版。其中四十五首为《西郊集》中的诗作，这些诗作已编入《西郊集》，这里不再收入。

前 言^{*}

1957年8月，我曾经把我自从建国以来写的诗编成一个集子出版，叫做《西郊集》。《西郊集》里共有诗五十首，分为四辑，是根据内容区分的。现在重编，把这四辑打乱了，改为按照写成的年月编排，并且删去了五首，换上五首1957年以后写的，仍然是五十首。有个别的诗，在字句上做了一些修改。

为什么把编排的次序改变了呢？因为这样更可以看得清在这伟大的十年内我写诗的微小的过程。至于删去了五首诗，是由于它们缺乏诗所应该具有的艺术性，读起来和用散文写的一般短论

^{*} 初收《十年诗抄》，后曾编入《冯至诗选》、《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差不多。其他的诗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缺点，不过这五首最为显著罢了。使我感到歉然的，是新添进的五首写得也很平常，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

我们的新诗正处在一个极有意义的阶段。随着1957年毛主席诗词的发表，1958年新民歌的大量涌现，今年又热烈地展开了诗歌里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这一切都大大地推动了新诗的发展。如何不断地加强思想性和提高艺术性，创作出为人民喜爱的诗篇，已经成为诗人们迫切的任务。这里的五十首诗，除了表现出作者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热爱外，思想是不深刻的，艺术技巧上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它们远远不能符合人民在今天向新诗提出的要求。在这本集子里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两行是——

在我们永远做不完的工作里
要唱出人间最美的高歌。

我这样说了，我并没有办到。今后应该加倍努力。

在建国以来的十年内，我们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做出来的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改造社会也改造自然，是史无前例、罄竹难书的。而我在诗歌方面所贡献的却是这样微薄，真像是投入茫茫大海里的一滴清水。可是人们常说，一滴水在太阳底下转瞬间就会干涸，但如果把它投入海里，它就永远没有干涸的那一天。但愿我这一滴清水是真正地投到了海里，而不是落在海边的沙滩上！我同时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水滴投入我们波澜壮阔的大海。

1959年8月5日

决心信心和雄心^{*}

我们纪念“五四”，
要有这样的决心，
任何一个角落
“五气”^①无法生存。

我们纪念“五四”，
要有这样的信心，
红要红得透，
专要专得深。

我们纪念“五四”，
要有这样的雄心，
在党的领导下

* 初收《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① 指当时勉励青年加以防范和克服的五种错误情绪，如骄傲、娇弱、奢侈、畏难、气馁等。

做顶天立地的人。

让北大一花一树，
都和过去不同，
为社会主义生长，
为社会主义繁荣。

让北大一楼一水，
都改变了面容，
为社会主义存在，
为社会主义流动。

让北大一言一笑，
都在助长东风——
加强东风的风势，
永远压倒西风。

决心信心和雄心，
是三股烈火熊熊，
它们拧绕在一起，
让北大万紫千红。

1958年5月

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墙报的“‘五四’专号”作

在飞机场^{*}

七月十五的清晨，
在飞机场送别国际的友人；
晨风吹来了雨后的凉爽，
新报纸送来了一片欢欣。

欢欣浮在人人的脸上，
主人和客人互相称庆，
没想到在临别的时刻，
听到一个共和国的诞生。

巴格达条约臭名远扬，
今天的巴格达放射光明，
巴格达条约一旦被人民撕毁，
巴格达立即成为可爱的城。

^{*} 初收《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伊拉克过去和我们很疏远，
彼此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它忽然变得和我们十分接近，
只因一个腐烂的王朝被消灭。

一早晨就得到了六百万朋友，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快乐；
临别时添了一句新的赠言：
“我们要保卫这个伟大的快乐！”

1958年7月

给阿拉伯人民^{*}

阿拉伯的人民，
我们不是新相识，
千年前山高海远，
我们却来往亲密。

我们的祖先爱骑
你们畜养的名马，
你们的祖先穿过
我们纺织的绸纱。

你们把我们的造纸术
传到遥远的西方，
我们把你们的香草
种在我们的土地上。

* 原载1958年7月《文学研究》增刊，初收《十年诗抄》，有改动。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后来西方的强盗，
霸占了你们的江山，
吸你们地下的石油，
喝你们身上的血汗。

那时我们也遭逢不幸，
和你们运命相同，
在那黑暗的岁月里
我们彼此音信不通。

自从我们把强盗赶走，
我们大跃进整顿山河，
同时向远亲近邻
唱出友好的高歌。

千年前的老朋友，
我们又握手重逢，
重逢在这样的时刻，
正东风压倒西风。

几年来我们密切关怀
你们怎样争取独立，
我们欢呼你们的成功，
就是庆祝自己的胜利。

老朋友心心相印，

我们向你们愿望无穷：
愿你们自由的旗帜
在东风里插遍中东。

那些西方的强盗
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要并肩作战，
如果强盗们不肯甘心。

他们从海上爬来，
让他们葬身在海中；
他们从空中降落，
让他们粉碎在天空。

让他们肮脏的身体
在碧海青天里消灭，
消灭得无影无踪，
剩下个光明的世界。

愿你们的民族气魄
像千里马那样奔放，
愿你们的香花香草
在大地上放射芬芳。

我们更多地发明创造，
为人类幸福的明天；
把新发明传给西方，
这日子要重新出现！

1958年7月24日

京 西 山 区^{*}

铁路要穿过十几个山洞，
公路要翻过两座高山；
二十年前的革命据点
英勇地站立在清水河边。

革命的故事永远说不完，
它不断地更换新的内容，
为了建设幸福的山区，
涌现出许多新的英雄。

一座纪念碑立在斋堂村，
记载着抗日烈士的名字；

* 原载 1959 年 7 月 25 日《诗刊》7 月号，总题《诗二首》。初收《十年诗抄》。编入《冯至诗选》时略作改动，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如今公社的光荣榜上
有多少这些烈士的子弟！

当年掩护抗敌的深山
今天开辟出平坦的梯田；
当年流血染红的溪水
今天发出来光明的电源。

祖国有多少贫瘠的山区，
用顽强的战斗换来富饶，
这片山区在首都的近旁
好像是万岭千山的代表。

1959年6月

党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美好，
我们最热爱的是党的生活，
从这里眺望出最远的远景，
从这里展开了最好的工作。

思想在这里发出来光辉——
泉水在这里流得最通畅。
什么水都永远不会干涸，
当它们投入了大海的波浪。

党的根深深地生在人心里，
这里接触到六万万颗心。
高山高呵，没有党的威望高，
海水深呵，没有党的智慧深。

* 原载1959年7月25日《诗刊》7月号，总题《诗二首》。初收《十年诗抄》。此据《十年诗抄》编入。

《毛泽东选集》和党的历史
使我们感到今天的自豪，
有史以来哪一天有过
这样的道德，这样的崇高！

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美好，
我们最热爱的是党的生活；
在我们永远做不完的工作里
要唱出人间最美的高歌。

1959年6月29日

冯至诗选

本书共选收作者 1921 年至 1959 年所做的诗作一百零四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出版。所选诗作大部分出自《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十四行集》和《西郊集》等诗集，这些诗作已分别随原诗集入卷，这里只收入《序》及《无眠的夜半》一首。

序^{*}

这部选集选了一百零四首诗，始于1921年，止于1959年。在这将及四十年的岁月里，我写诗并不是连续不断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昨日之歌》（1927）和《北游及其他》（1929）属于第一时期；《十四行集》（1942初版，1949再版）是第二时期；《十年诗抄》（1959，包括1958年出版的《西郊集》）是第三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以外，写的诗很少。因此，这部选集也分为三辑。

第一时期延续了十年左右，诗里抒写的是狭窄的情感、个人的哀愁，如果说它们还有一点意义，那就是从中可以看出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的苦闷。第二时期是在1941年一年内写的二十七首

* 初收《冯至诗选》。此据《冯至诗选》编入。

十四行诗。诗里的视野扩大了一些，对事物的感受深了一些，我采用十四行形式，是因为这形式“正宜于表现我要表现的事物；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动的思想，而是把我的思想接过来，给一个适当的安排”（《十四行集·序》）。虽然如此，还是有几首诗囿于形式，语言结构显得不够自然。此外，对于诗中歌咏的几个人物，有的评价并不恰当，尤其是对于鲁迅和杜甫，没有表达出他们伟大的精神。由于二十七首组诗自成一个整体，不便删除，所以都保留下来了。第三时期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消亡，人们深切地感到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阶段。在日新月异、新事物不断涌现的鼓舞下，我又重新写诗，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若是把前两个时期的诗和这时期的诗相比，在内容方面有了很大的悬殊。前者也渴望光明，可是眼前看到的是一片黑暗；后者则充满希望，有无限美好的远景。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己的思想感情也随着起了变化，存在决定意识，是很自然的道理。但三个时期的诗究竟是出自一人的笔下，在语言上、表达方法上，以及风格上，还是存在着共同之点的。至于集外的几首杂诗，是从三个时期之间写的数量很少的诗中选出的，它们在这中间起着极其微弱的联系或过渡的作用。

除《昨日之歌》外，其他的三部诗集原来都有序或前言，我把《北游及其他》与《十四行集》的序和《十年诗抄》的前言印在选集的后边作为附录。这是为了向读者提供一点有关当时写诗情况的资料，可是有的写得繁琐，有的又很简略，对读者不一定会有什么帮助。

1959年后，我没有写出比较满意的新诗，也可以说停止了

写新诗。近些年来，写过一些旧体诗，那是为了自遣，不预备发表的。

选集里的诗，在个别地方做了少许的修改。

1979年10月9日 于北京

无眠的夜半^{*}

在这疲倦的无眠的夜半，
总像远方正有个匆忙的使者
不分昼夜地赶他的行程。

等到明天的清早刚一朦胧，
他便跑到我的门前，
指着我的姓名呼唤。

他催我快快地起来
从这张整夜无眠的空床；
他说，你现在有千山万水须行！

* 原载1934年2月18日《沉钟》半月刊第34期，总题《诗四首》，此诗为其中第一首。原题《夜（一）》，初收《冯至诗选》，改题为《无眠的夜半》。后曾编入《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我不自主地跟随他走上征途，
永离了这无限的深夜，
像秋蝉把它的皮壳脱开。

1933 年

冯至选集·第一卷

本选集共为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第一卷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选收诗歌，其中大部分出自《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十四行集》和《西郊集》等诗集，这些诗作已随上述诗集收入全集第一卷，这里不再收入。第二部分第一辑的两篇梦幻剧最初发表于《浅草》季刊和《沉钟》半月刊，在此编入。第二辑的历史故事及第二卷的作品则按全集体例分别编入他卷。

诗文自选琐记（代序）*

1982年冬，我编选自己的诗文，有过不少的感想，也引起一些回忆。我把这些感想和回忆略加清理，记录下来，作为这部选集的序言。

一

历来诗文选本，很少被人说是选得公允。如果选的是他人的作品，鲁迅在《“题未定”草（六）》里就说过：“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解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

* 原载1983年5月《新文学史料》第二期，初收《冯至选集》。

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因为选者无论如何力求精确，他的眼界总不免要受到个人观点和时代风尚的局限，有所偏颇。至于读者方面，俗话说“众口难调”，各有所好，往往选者的观点或主张越鲜明，选本越容易受到一部分人的欢迎和另一部分人的反对。倒不如没有什么特殊见解的选者，以一般人的好恶为好恶，他们的选本能够得到公认，流传久远，《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就是显著的例子。可是这两部二三百年来至今还大量印行的选本也暴露出选者眼光的狭窄和见识的浅陋。在《唐诗三百首》里读不到杜甫的“三吏”、“三别”和白居易“新乐府”里的任何一首；《古文观止》的选者泥于世俗，不辨真伪，把《李陵答苏武书》和《辨奸论》等伪作视为真品。

选自己的诗文，问题就更多了。除了用个人的文学见解衡量过去的作品外，还有不少感情的成分出来干扰，例如某诗某文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是怎样发表的，发表后听到过什么评语，评语出自何人之口……诸如此类的事都会影响取舍，使人难以保持冷静的客观态度。“人贵有自知之明”，本来就不容易，再掺杂上那些成分，则更为复杂。作者常常说“得失寸心知”，可是自以为是“得”的，读者未必接受，自己认为是“失”的，也有时会听到称赞。所谓“个中甘苦”，恐怕也不过是“冷暖自知”，别人未必感受得到。何况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重大变化的时代，个人的思想感情也随着时代在变化。从前喜欢的，现在不喜欢了，从前不喜欢的，现在看来又不无可取之处；甚至有的已经抛弃了、忘却了，却留存在朋友的记忆里，经他一提起，又从故纸堆中寻找出来。这些情况常常使我在编选时感到惶惑。

20世纪在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它的伟大意义显示在全世界的各个方面，是人所共知的。但是祖国人民许多英勇的、

悲壮的、光辉灿烂的斗争事迹和身受的痛苦，以及反动统治者极端残酷的、可耻的暴行，很少在我的作品里有所反映。我看到的是眼前狭窄的世界，思索的是这狭窄世界里这样那样的问题，我的诗文不用说对人类、对祖国有过什么微薄的贡献，就是在文学范围内，也正如我在一首旧体诗里写的“何曾一语创新声”。可是，在茫茫人海中有这么一个人，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他的思想感情青年时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得到过一些解放，中年时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受到过一些锻炼，新中国成立后，万象更新，世界观起了一些变化，经过十年浩劫，进入老年，对于事物想得更多了一些，感受也更深了一些，懂得了一些实事求是的真理，对祖国的前途更增加信心。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历程中，也有所体验，有所学习，有所继承，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东西。我把这些东西检阅一下，有可笑的幼稚，有荒唐的梦幻，有无谓的感伤，有对光明的渴望，有对罪恶与卑污的诅咒，解放后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歌颂，也有自我的剖析，自问大都是由衷之言，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间或说过违心之论。《新约·约翰福音》里有一章，说到犹太人在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以前，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罗马总督彼拉多指着耶稣向众人说：“看啊，怎样一个人！”此情此景，在欧洲中世纪晚期绘画中成为一个普遍的画面。后来尼采写自传，也用这句话的拉丁文“Ecce Homo”作为标题。我丝毫没有经受过耶稣式的苦难，更没有尼采式的傲慢，可是当我选辑我的诗文时，我越来越想到彼拉多的那句话“看啊，怎样一个人”，有一种像是在撰写自白的感觉。

写自白，必须实事求是，无论善恶，都要保持本来面目。可是选自己的诗文，又与写自白有所不同，有的诗文可以入选，但

其中个别地方现在看来有缺陷，这缺陷能不能改呢？若是选别人的作品，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一来是没有像撰写自白似的感觉，二来是对待被选的作品，哪怕是一言一语，都是不能容许改动的。有人说，选自己的作品，也不应修改，改了，就失去作品的原貌。但是我在1955年编选过一本薄薄的《冯至诗文选集》，对于所选诗文做了少量的修改。当时我的理由是，作品未发表时，作者可以任意修改，为什么一经发表，就剥夺作者修改的权利呢？当然，修改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把20年代直到40年代的语言改成今天的语言，不能把青年时的幼稚改为中年的、甚至老年的老成，更不能用现在比较明白了的道理改动当年写作时还相当糊涂的思想……等等。《冯至诗文选集》里所改动的，基本上没有超过这个限度，如今回想，还是删改得多了一些。删与不删，改与不改，我反复考虑，给自己定下了几条原则。

第一，20年代有人写作，有时在文句间掺入不必要的外国字，这样就破坏了语言的纯洁性，我当时也沾染了这种不良的习气。如今我读到这类的文句，很感到可厌。因此我把不必要的外国字都删去了，用汉字代替。

第二，有个别诗句，尤其是诗的结尾处，写得过于悲观或是没有希望，我不愿用往日暗淡的情绪感染今天的读者，我把那样的句子做了改动。如《吹箫人》的“尾声”原来是：“剩给他们的是空虚，/还有那空虚的惆怅——/缕缕的箫的余音/引他们向着深山逃往。”我把这四行改为：

“我不能继续歌唱
他们的生活后来怎样。”

但愿他们得到一对新箫，
把箫声吹得更为嘹亮。”

又如《北游》的最后一章，我做了较多的修改，其中结尾的两行原来是：“这时的瓦斯像是月轮将落，/怀里，房里，宇宙里，阴沉，阴沉……”我改为：

我要打开这阴暗的坟墓，
我不能长此忍受着这里的阴沉。

第三，文字冗沓，或是不甚通顺的地方，我改得简练一些，舒畅一些，但不另作修饰。还有古代的用词，必要时我改为今语，如《伍子胥》中我把“圜土”改为“牢狱”，把楚语中的“梲杙”改为“历史”。

最后，我在50年代初期以充沛的热情写过十几篇记载国际间友好交往的散文，后来世界形势有了变化，如今我重读它们恍如隔世。这些散文，我也选入了几篇，把里边说得有些过分的话略加删削和修改，力图不损伤原意。

根据以上几条原则，回顾一下《冯至诗文选集》里删改的地方，有的是恰当的，有的是过了头的，恰当的我在新的选本里延续不变，过了头的我作了纠正，例如我把《伍子胥》在《冯至诗文选集》里删去的几段又重新补入，使它能完整地保持原形。

我尽量使入选的诗文保持它们原有的面貌，让读者能够看得出，这样一个人写过这样的一些作品。我对它们进行了适当的删改和修整，无非是希望它们的面貌比较净洁一点而已。

二

青年时期，看到自己写的东西在报刊上发表，都要很高兴地反复读几遍，那种满意的心情有如母亲抚摸初生的婴儿（这种习惯我直到现在也没有消除）。过了一些岁月后，时过境迁，再回头看那些从前以无限深情抚摸过的婴儿，好像变丑了，添了许多毛病，很不成材，越看越不顺眼，有时甚至后悔它们的产生。我每逢生活有变动时，便把它们丢开，很少带在身边。对待自己的作品，从前那样舐犊情深，后来又弃如敝屣，真是无法自解。我的第一部诗集命名为《昨日之歌》，多少也有与过去的诗告别的涵义，认为这都是属于昨日的东西了，从此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不要这样写了，可是我后来并没有写出今日的或明日的歌。

我很少把自己写的东西收辑成集出版，解放前我只出过三本诗集、一本散文集、一本不像小说的中篇小说（现在我把它叫做历史故事）、一本关于歌德的论文集。没有收入集内的，则任其散失，有的甚至忘却，好像不曾写过似的。例如我在1925年或1926年的暑假，写过一篇数百行的叙事诗《窦娥之死》，不知为什么没有发表，也没有收在《昨日之歌》里，此后我再也没有想到它的存在。不料二十年后，抗日战争胜利了，我回到北平，无意中在旧纸堆里发现了它，蝇头小楷，整整齐齐抄在几张道林纸上，我又不知为什么，当时连读都没有读它一遍，便把它放回原处，好像跟一个泛泛之交的朋友偶然相逢，打了一个照面，便各自东西了。以后我几经迁徙，再也没有看到这篇叙事诗。如今我是多么想再见一见我笔下的窦娥啊，她却早已

不知去向了。我苦思苦想，只想起我暑假在家乡的旧居写这篇诗时的情景，只想起这篇诗前边的题辞引用了关汉卿《窦娥冤》中的名句：“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又如在1981年，西德的汉学家傅吾康来访，偶然谈起他父亲著作中关于李贽的研究^①，他说，我对此写过评论。这在我的记忆里一点影子也没有了，他说得千真万确，我矢口否认。李贽？李贽的书，我在大学时翻阅过，就是在40年代也有许多年不过问了，我怎么能对人家的（虽然是外国人的）李贽研究妄加评论？可是傅吾康回国后，他把我那篇矢口否认的评论复制了一份寄来，果然是我的署名，登载在1940年3月出版的《图书季刊》上。我真想不到，我居然也发表过关于李贽的意见。为了感谢傅吾康为我“钩沉”，为了纪念我的“忘却”，我把这篇书评也收入选集里，纵使这样的评论并不符合选本的体例。

我20年代写的东西，除收入两部诗集的以外，散失不少，我并不惋惜。我非常惋惜的却是我和几个朋友办的刊物的散失。惋惜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刊物里有我的作品，而是由于我们办刊物时亲密无间的友情。1925年秋，杨晦、陈翔鹤、陈炜谟和我编印了十期《沉钟》周刊^②，我们自己组稿，自己编辑，

① 西德汉学家傅吾康系德国汉学家福兰阁（O. Franke）教授之子，后者关于中国哲学家李贽的两篇研究论文于1938年、1939年先后发表在柏林普鲁士学术研究院院刊。参阅第4卷《冯至选集》散文部分《评福兰阁教授的李贽研究》一文。

② 《沉钟》周刊，由杨晦（1898—1983）、陈翔鹤（1901—1969）、陈炜谟（1903—1955）和冯至合编，于1925年10月10日创刊，至第10期停刊；又于1926年8月10日改为《沉钟》半月刊复刊，至第12期停刊；1933年10月15日复刊（第13期），至1934年2月28日第34期停刊。

自己把编好的稿子送到北京大学印刷厂排印，自己校对，印出来后，自己一方面把周刊包扎好寄往外地，一方面送到东安市场书摊和大学的传达室寄售。经费从哪里来呢？我们都是穷学生，唯一有工资收入的是在中学教书的杨晦，他省吃俭用，经常把工资的大部分拿出来，作为《沉钟》周刊的印刷费。那时我们有过多少次有趣的交谈，做过多少次关于文学事业的计划和梦想，进行过多少次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的争论！我们又快乐，又悲伤。杨晦强调艰苦奋斗，从英文转译罗曼·罗兰的《悲多汶传》；翔鹤读俄罗斯和北欧的作品，写悲愤而伤感的小说；炜谟喜爱契诃夫和英国的散文，用犀利的笔锋刻画他观察到的人生；我在晚唐诗、宋词、德国浪漫派诗人的影响下写抒情诗和叙事诗。周刊出版，很少有人过问，出了十期，就维持不下去了。它在风沙扑面的北京城里，降生于秋风萧索之时，命终于冰雪未消之日，像是一片黄叶在风雪中挣扎了一番，便自然而然地化为泥土了。但是我们也听到过个别前辈人物的称赞。那时徐志摩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教书，他读了炜谟一篇论契诃夫的文章，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正坐在他的课室里的一隅，他惊讶地向炜谟说：“你真懂得契诃夫啊。”我写过一篇叙述德国19世纪初期著名作家克莱斯特自杀前后情况的散文，创造社的一个朋友写信给翔鹤说，郭沫若读了，认为写得不错。在北大中文系讲授文学概论的张定璜^①有时在谈话中，有时在通信里，给《沉钟》以一定的评价。我们最受感动的，是鲁迅在1926年4月10日写的《野草》里最后的一篇《一觉》。《一觉》里引用的《沉钟》最后一期的《无题》（代启事），是杨晦执笔的。当我们

^① 张定璜，又名张凤举，江西南昌人，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

兴奋地读到《一觉》时，《沉钟》周刊已经停刊许久了。

1926年8月，我们又编辑《沉钟》半月刊，由北新书局出版，不用我们自己出印刷费了，这是鲁迅对我们的支持起了作用，鲁迅还请陶元庆给半月刊绘制封面。但是半月刊的寿命也不长，由于北新书局的业务中心南迁上海，出了半年共十二期就又停刊了。到了1933年，半月刊一度复刊，我和翔鹤、炜谟都不在北平，一切由杨晦、林如稷^①主持，经费也由他二人筹划。复刊后的半月刊出了二十二期，连前带后共有三十四期。

《沉钟》周刊早已无影无踪，半月刊我则非常珍惜，尤其是前十二期。1930年9月，我去德国，行前把它们包好，存在友人处；1935年9月回到北平，1936年7月去上海，都把它们带在身边。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浙赣一带流离转徙，又把它们连同几十本心爱的书寄给长沙友人徐梵澄^②，梵澄把它们放在他家中的夹壁墙里，以为这样最安全，万无一失，不料长沙大火，都化为灰烬。1946年回到北平，偶然在西单商场的旧书摊上看到一整套1926年的《沉钟》半月刊，是我寄给一个同乡友人的。那时《沉钟》每出一期，我都寄给他一份，并在封面的里页写几行附言，代替写信。我一册一册地翻阅，只见字迹犹新，经过二十年的动乱，这套刊物不知怎么还如此完整地摆在这旧书摊上？当时我身边没有足够的钱，未能购买，过几天再去时，刊物已经不见了。这真是交臂失之，又好像是一次梦里相逢。不久，天津南开大学周基堃在旧书店里买到一册《沉

① 林如稷（1902—1976），四川资中县人，曾留学法国，译有左拉等人作品，在四川大学执教多年。

② 徐梵澄，又名徐诗荃，湖南长沙人，曾留学德国，译有尼采著《苏鲁支语录》（今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钟》半月刊前六期的合订本寄赠给我，略能弥补我的遗憾于万一。十年浩劫前期，我已不在北京大学工作，却还住在北京大学，一天，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某某“战斗队”来抄我家，把这合订本连同几册对他们毫无用处而对我却很有意义的书（其中有我写《杜甫传》时用过的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的后半部和我重新校改过的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译本）都给抄走了。从此人和书都杳无消息。“战斗队”里有一个人留下了他的姓名，叫做张子辉。我把这人的名字跟我的良师益友的名字并列在此，也不无“纪念”意义。

这是我保存的刊物所遭受的两场浩劫，别人或许认为不值一提，我个人回想起来，日子越久却越感到痛切。但是这些刊物并没有在人间绝迹。据我所知，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丛刊》第四辑载有《〈浅草〉、〈沉钟〉周刊、半月刊总目》，北京鲁迅博物馆1959年编的《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二册“期刊部分”里存有《沉钟》半月刊从第一期至第三十三期，日本学者佐藤普美子在她写的论文《冯至试论》里提到实藤文库藏有《沉钟》半月刊第六、七、八、十几期。我对于鲁迅，对于日本的实藤文库，对于《总目》的编者该当多么感谢啊，虽然《总目》里有几期空白“待补”，鲁迅收藏的还缺一期，实藤文库里的更不齐全，但我也就放心了，知道我们的刊物不仅在国内没有消失，就是在日本也有几期得到安身之所。

我现在不想再去寻找那些刊物，从中选出什么东西，因为诗都已收在《昨日之歌》里，根据这本诗集，就可以选我那时的诗作了，至于其他文字，我认为没有被选的价值。只有三篇作品，由于偶然的关系没有随着刊物的散失而散失，我把它们

选入选集的第二部分“梦幻剧和历史故事”里，作为纪念。这三篇是什么，容我写到《琐记》的第四节时再谈。

三

选本的第一部分是诗。1958年我出版过一本诗集《西郊集》，里边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作。《西郊集》附有一篇《后记》，《后记》一开端就谈到我是怎样起始写诗的：“远在1921年，我是一个没有满十六岁的青年，从一个四年制的中学毕了业，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看不清面前的道路。那时的北京城是一片灰色，街头巷尾，到处是贫苦的形象和悲痛的声音，我们爱说当时青年们口头上的一句话：‘没有花，没有光，没有爱。’傍晚时刻，我常一条一条的胡同里散步。……胡同里家家狭窄的黑门都紧紧地关闭着，不知里边隐藏些什么样的生活，只觉得门内门外同样是死一般地沉寂。一天，我又在散步，对面走来一个邮务员，穿着一身绿色的制服，他的面貌是平静的，和这沉寂的街道一样平静，他手里握着一束信件，有时把信件投入几家紧紧关闭的门缝里。我看着这个景象，脑里起了幻想，我想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不是天灾，就是兵祸，这些信又给那些收信的人家送来了什么样的不幸的消息呢？这些信会使那些收信的人家起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我当时根据这点空洞的、不切实的想象写下了我青年时期第一部诗集里的第一首诗。我写诗，是这样开始的。”

实际上，在我以前我也练习过写诗，写得很不像样子，真正写诗，还是如上所述，从这时开始的。任何写诗的人，若问

他最初写诗是为什么，恐怕十人有九人不能回答。若要他一定回答，我想只能说，写诗的动机跟有话就要说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想说得更好一些而已。我写诗一开始，就收不住了，写下去，一直写了十年，十年写诗的成果是两本诗集：《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这两本诗集里的诗良莠不齐，有不少缺陷，不像有的诗集编排得完整紧严，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都保持一致的风格。我这时期的诗，若说优点是形式比较多样，语调比较自然，写的还是真情实感；缺点是有些芜杂，不够精练，有个别篇章，用外来的羽毛装饰自己，而这羽毛本身也不是美丽的。那时我年轻，对于诗说不上有什么主张，却愿意在一定形式的约束下诗句能生动活泼，舒卷自如；我最不喜欢有一种诗为了凑字数、凑行数、凑押韵，把诗写得呆板没有生气，或是堆砌华丽的辞藻，让人读了，喘不过气来。至于内容，正如我在《冯至诗文选集》的序里说过的：“抒写的是狭窄的情感、个人的哀愁，如果说它们还有些许意义，那就是从这里边还看得出‘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的苦闷。”

那时北京的《晨报》和《京报》都有副刊，经常登载名噪一时的诗人们的创作，我的诗只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在少数人中间流传，听到的也只是朋友们恳切的评语。炜谟说，我写新诗没有摆脱旧诗词里的情调。翔鹤喜欢我个别的抒情诗，反对我的叙事诗，他常讥笑地向我说：“你写的那些和尚尼姑是干什么的？”杨晦在我们中间年岁最长，他关心我的成长，常不容情地批评我生活上的毛病和学习方面的缺点，我不只一次地听他说：“我从不过多地夸奖你，这对你没有好处。”这样的话使我感到温暖，懂得些应该如何自勉。还有一个朋友顾随，他旧诗词造诣很深，善于把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熔铸在旧体诗词里，他

那时先在青岛、后在天津教书。我们书信往还，我把我写的新诗寄给他，他把他填的词寄给我，彼此得到不少鼓励和启发。

1927年暑假后，我到哈尔滨第一中学教书，走入一个生疏的环境，接触到的人和事，听到的语言，和过去在北京的学校生活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我有半年之久，写不出一句诗来，那种孤单寂寞之感，自以为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是在1928年新年，学校放假三天，不知怎么一种契机，我在三天内废寝忘餐，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了约有五百多行诗，把半年内胸中的块垒都泉涌似的倾吐出来，最后在封面上写了“北游”两个字。这年寒假，我带着这本诗稿回到北京，心里想，看见离别了半年多的朋友，也算是有了交代。我还记得，1928年1月22日晚是阴历丁卯年的除夕，我和翔鹤、炜谟集聚在杨晦住的公寓里，还来了当时在北京居留的冯雪峰。饭后，我们不约而同都读起诗来，不写诗的读古人的诗，写诗的读自己的近作。雪峰的诗比较散文化，但他善于诵读，他读他不久前在《莽原》上发表的诗，委婉动听，感人甚深。我读《北游》中的几段，大家认为诗的风格有了变化，与过去不同了，这是现实的赐予。

《昨日之歌》辑辑了我从1921年到1926年的诗，1927年4月1日由北新书局出版，印一千五百册；《北游及其他》辑辑了从1926年到1929年的诗，1929年8月20日由北平沉钟社出版，印一千册。两部诗集印数不多，流传不广，它们跟《沉钟》一样，在社会上没有得到过什么反应。只有在1935年，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选了十几首我的诗，有的诗排印时还遗漏了几节。此后这两部诗集就等于被人忘却了。直到1959年，何其芳在十二篇的《诗歌欣赏》里评论了我20年代的诗，占全书的二十四分之一的篇幅，把我与闻一多在一篇

里并论，我感到光荣。

1942年5月，桂林明日社出版了我在1941年写的《十四行集》，这组诗写作的原委，我在1949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重版的《十四行集》的《后记》里做了说明，这里不再重复。它出版后，在昆明引起友人们的注意，朱自清、李广田都为此写了评论。我也自认为比20年代的那两部诗集思想上深沉了一些，艺术上更纯熟一些。我写十四行，并没有严格遵守这种诗体的传统格律，而是在里尔克的影响下采用变体，利用十四行结构上的特点保持语调的自然。我有时在行与行之间、节与节之间试用跨句，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的可以增强语言的弹性和韧性，失败的则给人以勉强凑韵的印象。我在《冯至诗文选集》的序里说这些诗“内容与形式都矫揉造作”，这是一时的偏激之言，并不符合实际。

抗日战争后期，国内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日益尖锐，国民党统治机构腐朽不堪，社会上无耻与残酷肆意横行，面对种种现实我对于诗的看法也有了变化。1944年，我给昆明一个小型周刊《生活导报》编副页《生活文艺》，在副页的第五期编了一期“诗专号”，我在页首辑录了几条片断，标题为《关于诗》，代表我当时对于诗的意见。片断有自己写的，有从别人的文章里摘录的。我从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摘录的一段里有这样的话：“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纵没有时代的威胁，它也难立足。”从纪德的《赓币制造者写作日记》我摘录了一条标题为《象征派》的片断，片断的后半段这样说：

厌倦了愁惨的病院。

……诗在他们变成了避难所；逃出丑恶的现实的唯一去路；大家带了一种绝望的热忱而直奔那里。……他们只带来一种美学，而不带来一种新的伦理学。

这片断最后的半句话是有深刻意义的。至于我自己写的片断，主要是希望诗要写得朴素，不要装模作样，反对用过多的形容词，其中有这样一段：

启蒙时期法国的思想家兼文体家服尔德说：“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德国浪漫派的代表诗人诺瓦利斯说：“形容词是诗的名词。”这两句话说得都很极端，里边却各自含有一些真理。但是在一个空疏的、不真实的社会里我们宁愿推崇服尔德的话。

我在另一条片断里说：中国的新诗“正在生长的途中，便有些诗沾染上矫揉造作、搔首弄姿的习气，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追溯病源，一部分由于模拟西方象征派的诗的皮毛，一部分由于依恋旧词里狭窄的境界。”

这些片断是针对当时新诗界的一部分现象，同时也含有对于自己过去作品的自我批评。我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才能在1945年写出《招魂》、在1947年写出《那时……》那样的诗，迎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死亡。在日新月异、新事物不断涌现的鼓舞下，我写诗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1959年，为了纪念建国十周年，我把《西郊集》重新编订，略有增删，改名为《十年诗抄》出

版。若将我 50 年代十年内的诗与 20 年代的诗相互比较，内容的差异真是判若云泥，我青年时只是空幻地渴望光明，眼前却一片阴暗，绝没有想到两个十年以后，祖国有一次这样巨大的翻身。但我究竟是从旧社会成长起来的，自己的笔惯于写旧社会的事物，写新事物往往不能深入，写与旧社会有关联的诗则比较成功。何其芳在《诗歌欣赏》里评论我解放后写的诗：“写得过于平淡，缺乏激情。《韩波砍柴》和《人皮鼓》是还保留有作者早期的叙事诗的某些长处，而又比过去写得更加精炼的作品。除此而外，从其他的作品就很难再见到作者早期的诗歌的特色了。”我同意其芳的评语，但我从《十年诗抄》选入选集里的二十多首诗自己确信是从真实的感受出发的。我在 1959 年以后，就很少写新诗，我违背了我在《十年诗抄》的《前言》里用两行诗许下的诺言，“在我们永远做不完的工作里/要唱出人间最美的高歌”。

有人写诗，一生从不间断，我则与此不同，有时在短期内写诗数量较多，有时好像长期与新诗绝缘，一句也写不出来。从 1921 年到 1959 年将及四十年的时间内，我写诗无形中形成三个阶段：20 年代、40 年代前半期、50 年代。随着时代的不同和个人思想与生活的变化，每阶段有每阶段的特点和缺陷。我把这三个阶段的诗在 1980 年出版的《冯至诗选》里曾编为三辑，可以说是“四十年间三段曲”。现在，我除了对《冯至诗选》原来的三辑做些补充外，又增添一个第四辑，作为三段曲的曲外余音。那是一些旧体诗。我写旧体诗多半是在写新诗停顿的时期。例如 30 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流亡在浙赣一带，怀念唐代和宋代的几个爱国诗人，写了四首绝句；“文化大革命”后期写过一些杂诗；粉碎“四人帮”后，访问北欧，写了几首记游

诗。这些旧体诗，除少数外，都不曾发表过，有的也没有留下底稿，但还能想得起来，便于记忆，也许是旧体诗的一个“优点”吧。

这部选集，我决定不收译诗。但是我制法犯法，要来一个例外。那是收在《北游及其他》里的奥地利诗人莱瑙的《芦苇歌》，原诗五首，我译了四首。《芦苇歌》在《沉钟》半月刊初次发表时，朋友中不只一人向我说，《芦苇歌》跟我自己写的一样，他们很喜欢读。经他们一说，我也觉得这四首译诗有点像自己的创作。我最近把莱瑙的原作重读一遍，并不感到怎样亲切，若让我现在翻译它们，也许语言会更准确一些，可是译不出诗里的情调了。看来译诗不只是语言的逐译，还要有思想感情的共鸣，如果没有共鸣，译诗也难得有生气。为了不辜负朋友们当年的赞许，我把《芦苇歌》视为自己的创作，收入第一辑里。

四

选本的第二部分是梦幻剧和历史故事。我已经说过，我保存的我们过去办的刊物，一毁于长沙大火，二毁于十年浩劫，并且说，除了已经收入两部诗集的诗歌外，不想再去找那些刊物，从中选其他的作品。但也有三篇东西还留在身边。一篇是发表在《浅草》季刊第一卷第四期的《河上》，一篇是发表在《沉钟》半月刊第三期的《鲛人》，这两本刊物到了我的手里，是走了曲折的道路的，说来话长，我不在这里浪费笔墨了。第三篇《仲尼之将丧》，是鲁迅从《沉钟》周刊第二期选出，编入《中

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使它得免于灭亡。

《诗经》产生于奴隶制度社会，其中大部分的诗对我们很生疏了，但也有些篇章现在读还感到亲切。“秦风”里的《蒹葭》是我最喜欢的诗中的一首。这首诗的作者写对于美与爱可望而不可及的追求，非常生动感人。后来我又读到汉代乐府歌辞里“公无渡河”的《箜篌引》，我就把《蒹葭》里的追求者跟朝鲜河上“乱流而渡”、“堕河而死”的狂夫联在一起，化成一个人了。那时我有一段时间，穷得每天只能吃一顿午饭，晚间为了平息腹内的饥饿，便很早躺在床上；一晚我在床上不能入睡，便在床头用了三个钟头的时间写出一篇既可叫做“诗体剧”，又可称为“剧体诗”的《河上》。这是1923年12月23日的事。

《鲛人》是无所依据，只凭个人的虚构写出来的。说它是一出童话剧吧，但又缺乏童心。写成后，我给炜谟看了，他同意发表，却给我起了一个笔名“琲琲”写在标题的下边。琲的字义是一串珍珠。我向来很少用笔名，“琲琲”可以说是很少中的一次。

这两篇非驴非马的东西，若是我选别人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如今轮到自己身上，想到写作时的情景和心情，就有点难于舍弃了。又偏偏这两篇还在我的身边，如果说我失散了的早期作品有如失踪的子女，那么它们就像是失踪子女遗留下来的童年的小照。这是我开始写这篇琐记时提到的个人感情的成分在起作用。我想起顾随的两句词，那时我很欣赏：“也有空花来幻梦，莫将残照入新词。”《河上》和《鲛人》就是梦里的空花，我正好把它们叫做“梦幻剧”。梦幻剧的结局自然要幻灭的，但我并没有把“残照”写入了“新词”。

《仲尼之将丧》写得那样伤感，我重新读它，觉得很腻烦，

我选它的原因，也出自我前边所说的为失踪的或死去的子女留照的心情，因为《沉钟》周刊是单页的，更难留存，我为了纪念那十期短命的周刊，更为了感谢鲁迅先生，没有把它抛弃。

这一辑主要的作品是《伍子胥》。《伍子胥》写作的过程我已经在这篇故事的《后记》里作了交代，这里还要补充几句话。伍子胥逃亡的故事，我青年时就在脑子里萦回着，什么江上的渔父呀，水边的浣衣少女呀，充满了诗情画意，使人神往。我早有把他们的故事写成叙事诗或小说的愿望，但是总没有下笔。后来能以放开笔，不受历史传说的约束，给故事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是受到鲁迅《故事新编》的启发。它是跟我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耳闻目睹以及个人的生活分不开的。其中有国民党军队里的黑暗，视士兵如草芥，有奸商的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有特务的阴谋陷害，有知识分子的穷困和美国兵的趾高气扬，还有国民党御用教授从重庆飞到昆明，耍嘴皮子乱谈历史，骗取听众的钱财……等等，这都不是春秋时代，而是眼前的现实。可是书中的主调仍然是伍子胥为了决心倾覆楚国腐朽的王朝不得不走的艰苦的途程。一路上他只见善者受罪，恶人横行，美的感到孤单，丑的到处蔓延，但归终还是善战胜了恶，美压倒了丑。《伍子胥》最初有几章于1943年在陈占元在桂林编的《明日文艺》上发表，全书也曾一度列入林元在昆明编的《文聚丛书》的计划，标题为《楚国的亡臣》，但未能出版，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由巴金收入《文学丛刊》第8集，于1946年出版。关于这本书，我读过一些评论，里边怎么说的，我都记不清了。只有三件事我还想得起来：一天我收到素不相识的靳以的来信，称赞《伍子胥》是他近来读过的小说中最好的一部；盛澄华在一本杂志上评论《伍子胥》，说它可以跟纪德的《浪子

回家》相比；另一篇评论是否定的，说《宛丘》一章里衡门之下的那个读书人的感叹反映了作者的没落心情。无论肯定或否定，我都感激那些评论者，这说明这篇说是小说又不像小说的东西，在社会上有了反应。可惜靳以的信已经失去，杂志上的评论，看完了就随手放过，如今杂志的名称也叫不出来了。

人们说《伍子胥》是小说，我也曾把它当做中篇小说看待，严格说来，《伍子胥》连同前边的《仲尼之将丧》以及后边的三篇有关杜甫的东西都不能说是小说，我给它们起个名称，叫做“历史故事”。

《两个姑母》和《公孙大娘》是我准备写《杜甫传》时临时即兴写的两篇小品，给它们一个副标题“《杜甫传》的副产品”收编在这里。《白发生黑丝》比较类似小说，也可以说是《杜甫传》的副产品，虽然它写于《杜甫传》出版的十年以后。关于它，我有些话要讲一讲。

1962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许多刊物约我写关于杜甫的文章。自从《杜甫传》出版后，我没有继续研究杜甫，也没有多少新的见解，我不愿意用同一的内容炮制些不同形式的文章来应付。当《人民文学》约我写稿时，我想《人民文学》是发表创作的刊物，倒不如写一篇小说给它。远在1951年春，夏承焘就从杭州来信提醒我注意杜甫与苏涣的关系，我在《杜甫传》里限于篇幅和体制，对此不能多作叙述，这次我就把杜甫晚年与苏涣的交往选为小说的题材。《白发生黑丝》虽然也有想象和虚构，但都是以杜甫的诗为基础，丝毫不曾像写《伍子胥》那样肆意放笔，横添枝叶。在《人民文学》印出后，自己看了两遍，觉得干干净净，没有什么毛病，也听到些别人的赞许。那时，翔鹤已发表了两篇历史小说《陶

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有一次我们相遇，谈话间谈到我们的近作，认为从侧面给古代几个著名的诗人绘制一些剪影，不无意义，并相约继续多写几篇，将来出一本合集。不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响起，便有评论家写文章，说从翔鹤那两篇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内心的“阴暗”。“文化大革命”兴起后，几乎所有历史题材的作品都以“借古讽今”论罪，翔鹤的罪也是日益深重，他不只内心“阴暗”，而且是“嘲讽”1959年的庐山会议了。《白发生黑丝》也被揪上“审判台”，我根据杜甫诗写的湖南一带田园荒芜，农民渔民身受剥削的苦难，被说成是“暗喻”三年自然灾害，我提到杜甫“课儿读《文选》”，被说成是读出版不久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如此等等。

不错，历史故事《伍子胥》有许多地方是借古讽今的，讽的对象是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上、社会上种种腐败离奇的现象。全篇主要部分也是根据历史的记载，取材于《左传》、《史记》、《吴越春秋》等书，但是只要涉及到“今”，我就离开历史事实，任意虚构了。《白发生黑丝》与此相反，完全以杜甫的诗为依据，略加想象以表达杜甫流落江湖，贫病交加，还能欣赏苏涣那样的奇士，是难能可贵的。一般人认为杜甫晚年日益衰飒消沉，但从杜甫与苏涣的交往和杜甫赠给苏涣的诗看来，精神还是积极的。《伍子胥》与《白发生黑丝》的写作目的不同，写法也就不一样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杜甫传》重新排印出版，我把《白发生黑丝》印在后边作为“附录”。论体例是不谐和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我这样做了，无非是表示我胸怀坦白，我写的是杜甫和他的时代，与我们社会主义的今天无关。现在它被编入选集，这才算是适得其所，将来《杜甫传》如再次印刷，我希望

能把它从这不适当的地方抽出来。

五

选本的第三部分、第四部分是散文、杂文和文艺杂论。我的散文编辑成集的，解放前有薄薄的一本《山水》，解放后有同样薄薄的一本《东欧杂记》。另外还有一本在60年代初出版的文艺论集《诗与遗产》。我早期的散文，纵使不失散，也没有什么可以入选的。关于《山水》，当它由巴金编入《文学丛刊》于1947年出版时，我在后边写过一篇《后记》，里边抄录了我在1942年为这些散文写的一段“跋语”，谈到对于自然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十四行集》和《伍子胥》个别的章节里也有所反映，但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社会不容许我长此不变地写这样的散文。正如《伍子胥》本来是浪漫而优美的故事，可是写着写着便掺入了不少现实中的丑恶，我的散文也渐渐改变了内容，从写自然转为写社会。写社会的文章，叫做杂文或许更合适一些。如果说散文的特点是“散”，那么杂文的特点就是“杂”了。从1943年起，昆明涌现出几种小型周刊，先有《生活导报》、《春秋导报》，后有《自由论坛》、《独立周报》等，很受读者欢迎。这些周刊的编者都善于组稿，他们也找我给他们写点东西，我答应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我在报纸上看到什么奇闻，在街头遇见什么怪事，翻开书本有点什么心得，朋友交谈得到什么启发……我都信笔把这些写成短小的杂文。热心的编辑把文章取去，三五天后就模模糊糊地在黄色的、粉红的、浅绿的（很少是洁白的）土纸上印了出来，拿到手里也是一种快乐。有时

不愿自己的名字在小报上出现的次数过多，我曾在1944年用“鼎室随笔”四个字代替署名。有人问，鼎室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我说，外边的道路坎坷，室内也不平坦，到底是古人聪明，他们的容器不用四条腿而用三条腿，地上无论如何不平都能站得稳。

这类杂文，我在1955年编《冯至诗文选集》，只选了三四篇，这次编选，我经过一度踌躇后决定多选一些。多选的原因不只一端。祖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中国在抗日战争时国统区是什么景象，从这里可以略知一二，这是原因之一。其次，这也是我个人当时的思想记录，其中有不少主观的不切实际的议论，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哲学的影响随处可见，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个别地方不无可取之处。尤其是“四人帮”横行时，卑污和残酷瘟疫似的到处蔓延，证明旧社会的沉滓并未消除，一遇时机就会泛起。现在我重读杂文中的某些篇章，那些一度泛起的沉滓好像飞蚊症患者的“飞蚊”，在眼前晃来晃去。同时我又想，那些小型周刊当年虽风行一时，现在留存下来的恐怕已寥寥无几，而且那又粗又脆的土纸本身就是不会长命的。这些杂文，我若不选，就等于任其灭亡，何况其中有些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回想起我早年的文章的散失，这次如果也任其灭亡，于心有所不忍。由于以上的几点原因，我选出二十几篇杂文作为一个时期社会的和个人的零星记录。文章里写的大都是些消极的、古怪的事物，而且多半是昆明的见闻。但这只是昆明的一方面。我对于昆明质朴的劳动人民、明媚的山湖花树，是永远怀念的；我在昆明接触的青年和结识的朋友，他们都给过我以可贵的启发或帮助。我在昆明度过七年多的岁月，生活虽然艰苦，精神却是旺盛的。那时，我写了《十四行集》、《伍子

胥》、《山水》里大部分的散文，还写出一些带有学术性的论文，并为《杜甫传》准备了资料，此外还有这些杂文。我怎么能忘记可爱的昆明呢？至于杂文里反映的消极的、古怪的事物，是千百年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造成的。

杂文写到1946年，回北平后，还继续写了几篇，但是再也没有小型周刊的编者来催稿，写杂文的兴趣也就淡下去了。1948年写的《郊外闻飞机声有感》可以说是杂文的最后一篇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熬煎了十几年的人民忽然拨云雾看见了青天，当时我振奋的心情是生平不曾有过的。1950年4月到6月，我先后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它们解放五周年的庆祝会，这中间又两度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在莫斯科住了一段时间。我把两个多月的见闻写成十二篇散文，命名为《东欧杂记》。杂记的内容与过去大不相同，语言也有了变化。其中有几篇在50年代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如今在医院里或火车上有时遇到中年的医生或干部，互通姓名后，他们还记得起中学时读的那几篇杂记。但是国际间的关系变化无常，所谓友谊并不是“牢不可破”的，回想当年的激情，有如一一场幻灭的美梦，杂记好像是经过地震的房屋，墙壁透风，屋顶漏雨，失去了它初落成时的光彩。虽然如此，为了纪念我当年的一片真情，还是选了几篇，但所选的并不是当年被人称道的代表作。

粉碎“四人帮”后，曾一再访问北欧和西德，也到过祖国不少地区，看见许多新事物，联系往事，计划写一系列“忆旧与逢新散记”，并借此表达我对文学艺术的意见。现在只写了四篇，都是关于外国的，至于本国的，还没有动笔。

散文、杂文之外，从30年代起，我写过关于文艺的文章。

这些文章没有严格的科学性，也不像散文、杂文那样“散”与“杂”。它们是一般的评论文章，我称之为“文艺杂论”。至于我写的《杜甫传》和关于歌德的研究，以及其他学术论文，都已经或将要作为专书出版，除了三四篇外，这里都没有选入。

上边说的散文、杂文、文艺杂论三类文章，也分为三个阶段，但与诗歌的分期有所不同。30、40年代的属于第一阶段，解放后到60年代初期是第二阶段，十年浩劫后到现在是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文章数量较多，编为独立的一部分即第三部分，里边分为三辑，第一辑主要是《山水》里的散文，第二辑是杂文，第三辑是文艺杂论。第三辑里有两篇东西入选，并不协调，一篇是《评福兰阁教授的李贽研究》，选的原因已在前边做了说明；另一篇是《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构的一点意见》，这意见不切实际，难以实现，不过近来与人谈到这个问题，还有人认为这种设想有一定的道理。1980年秋我在瑞典访问斯德哥尔摩大学，他们就是打破国家和语种的界限，分为文学与语言两系，文学系把各国文学作为整体来研究。

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合编为第四部分，内容是1949年以后的散文和文艺杂论。第一辑的散文实际上是50年代初期和70年代后期几次访问东欧、北欧和中欧的杂记；第二辑的文艺杂论前半选自《诗与遗产》，后半是1976年以后写的。

从30年代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个人的思想有过许多变化，第三和第四这两部分里的文章，有不少前后矛盾的地方，也有说了又说的重复的话；矛盾的地方应任其存在，重复的话也无须删削了。

我拉拉杂杂写了这篇琐记，其中有不必要说的，我却说得

不少，有应该说的，又有说得不够的感觉。我把1979年写的一篇《自传》作为附录印在本书的最后，或许可以有所补充，也可能重复的地方比补充还要多一些。

我在这篇琐记的第一节里说过，我编选自己的诗文，好像是撰写自白，那么，这篇琐记就是自白的自白了。

1983年1月29日 写完

5月5日 略作修改

《琐记》补记

去年5月，我编好选集，把稿子送交四川人民出版社后，张晓翠同志从《华北日报·副刊》里发现了我在1929年发表的一些诗文，并为我复制了几篇。我翻阅这几篇旧日的诗文，没有想到，我的长诗《北游》初次发表时曾署名“鸟影”，还有一章《雨》在《哈尔滨》与《公园》之间，后来没有收入《北游及其他》诗集里，我把它完全忘却了。我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一篇小故事《伯牛有疾》。我很感谢张晓翠同志，使我重新看到一些久已沉入忘却的深渊里的东西。现在我把《雨》作为第五章插印在《北游》里，把原来第五章《公园》改为第六章，以下各章依次推移，这首长诗

也就不再是共十二章，而是共十三章了。《伯牛有疾》也增选入选集的第二部分，排印在《仲尼之将丧》后边，让伯牛跟仲尼做伴。

1984年2月20日

诗 歌

青 岛 绝 句 二 首^{*}

1

枕上游仙梦已空，
不堪怅望彩云东；
昨宵彻夜风吹雨，
万点星辰堕海中。

2

下弦月桂剩残香，
远笛谁家怨夜长？

* 初收《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海息薰薰人共醉，
唇边玉露已凝霜。

1924

定风波·雨意^{*}

雨意凄迷酒意寒，
秋深始觉夹衣单。
细数年来苦与乐，
只说，
藕花香里梦伊难。

纵使一朝梦见了，
又道，
花须凋落叶须残。
不若临风常想象，
惆怅，
芳名题遍百花笺。

1925

* 初收《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赣中绝句四首^{*}

1

遥思两宋衰危际，
文彩风流推赣中。
诗派绵延断复续，
末流只解斥唐风？

[附注]

“末流”指晚清师法江西诗派的同光体。

2

携妻抱女流离日，
始信少陵字字真；

* 初收《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未解诗中尽血泪，
十年佯作太平人。

3

寒江几日凄风雨，
夜泊万安岁已迟；
苦忆秋风铁马句，
街头购得剑南诗。

4

方辞漱玉双溪畔，
又作稼轩皂口行；
望断郁孤台下水，
美芹遗恨未能平。

[附注]

1937年秋，曾在金华小住，邻近李清照歌咏过的双溪。1938年初经万安至赣县。辛稼轩《菩萨蛮·题江西皂口壁》首句为“郁孤台下清江水”，现赣县城内有郁孤台。稼轩在《美芹十论》中陈述抗金策略，未被南宋统治者采纳。

1938年1月

报纸盛传今年将为
“胜利”年感赋^{*}

都道中原敌势衰，
名城底是几时回？
健儿血染神州土，
大路驰驱国难财。

1943 年

* 初收《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读《郁达夫诗词钞》^{*}

读罢诗词三百篇，
两当饮水忆华年，
寒风凛冽旧书肆，
细雨氤氲冷酒边。
浩劫中原家国毁，
投荒南岛志节坚。
晨曦将现人长瞑，
彩笔难题解放天。

[附注]

20年代初期，一部分青年喜读黄仲则《两当轩集》、纳兰性德《饮水词》等。第三、第四句记1923年至1924年间旧事。

——1962年11月30日

* 初收《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古巴纪行^{*}

(十五首选八首)

1

用尽丹青色，难描此地妍。
山河明镜照，禽鸟暗林穿；
叶作长年绿，花争百日鲜。
缘何四世纪，奴役受熬煎？

2

主人谈往日，字字有余哀。
耗尽万民血，凝成豪富财；

* 原载 1964 年 3 月《诗刊》3 月号，共十五首。初收《冯至选集》时，选入其中第一、二、六、八、九、十二、十三、十五首。此据《冯至选集》编入，《冯至选集》未选入的七首按原序号附录于后。

华楼歌海上，棕屋泣山隈。
“廿六”一声唱，乌云破晓开。

[附注]

“廿六”指歌颂 1953 年 7 月 26 日古巴革命成功的《七·廿六颂歌》。

3

东方七日住，两宿巴牙摩。
广场英雄像，百年战斗歌。
名城炼烈火，远岫泛洪波。
“祖国摇篮”地，身经灾难多。

[附注]

巴牙摩是古巴东方省的名城。1868 年爆发了古巴人民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斗争，巴牙摩获得解放，这里升起独立的旗帜，唱出革命的《巴牙摩曲》。不久又被西班牙军队包围，人民自动将全城焚毁，撤退山区。《巴牙摩曲》后来成为古巴的国歌，巴牙摩城称为“祖国的摇篮”。现在广场上竖立着当时独立战争的领导者和国歌作者的纪念碑。巴牙摩曾一再受到因飓风引起的山洪暴发的灾害。

4

途中无限好，处处奇花开；
棕榈擎天立，蔗田遍地栽。
晴空消百虑，碧海涤胸怀；

喜看平川路，农民跃马来。

〔附注〕

古巴农民多骑马。

5

邻近黄金矿，殖民欲望奢；
建城绕古树，辟路号皇家。
无数黑人命，不如甘蔗渣；
乾坤今日转，山海耀光华。

〔附注〕

特立尼达德城建立于四百年前，正是西班牙殖民者大量掠取黄金的时期。当时这座城的第一条大街名皇家大道，以一棵古树为起点。早期经营糖业的场主常说，奴隶的生命贱于甘蔗渣。

6

岛上昔游客，虚夸“浪漫”情；
老农草笠美，少妇耳环精；
无视民间苦，只谈海水清。
而今真浪漫，男女俱民兵。

〔附注〕

偶于旅馆中见一解放前某旅行社印制的古巴地图，标题为《古巴——浪漫的岛》。

7

红花明似火，烂熳山之崖；
挺拔傲炎日，妖娆笑晚霞。
新邦多烈士，险境放奇葩；
未悉花名类，且称革命花。

8

夜宿峰峦暗，醒来别有天。
身居松树省，眼望桂林山。
不见漓江水，欣逢古洞渊。
人民同命运，山水也结缘。

[附注]

比纳尔德里奥省维尼亚莱斯区山水与桂林相似，也有许多山洞，其中著名的“印第安人山洞”内有河水，长一公里半。比纳尔德里奥按字义翻译是“河畔松林”。

1964年1月14日至2月5日

附 录

3

农舍高篱掩，枪枝枯并存。
狂欢过子夜，举义正清晨。
初试牺牲巨，坚持信念真。
原形纸虎现，不待七年春。

[附注]

1953年7月26日早晨，古巴的革命者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攻打古巴东方省圣地亚哥城的蒙卡达兵营，事先的会合点是在距城十余公里锡伯涅依海滩的一座农舍里。这时城里的市民正举行狂欢节。

4

海滨生恶木，盘结阻人行；
沼泽储污水，蚊虻布阵营。

义军登险岸，蛇鬼据千城。
艰苦双年战，“自由此地生”。

[附注]

1956年12月2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起义军在红滩附近沼泽地带登陆。现在在登陆处立有木牌，上边写着：“古巴的自由在这里诞生”。

5

全国一牢狱，家家怨恨声；
是非明众目，向肯定民情。
烽火山头起，燎原形势成；
斗争多奋勇，大小遍乡城。

[附注]

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和起义军的号召下在全国各处展开了反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斗争。

7

解放国家里，人民堪自豪；
强敌穷伎俩，建设涨高潮。
灯塔西天照，红旗拉美飘；
“欢迎”书峭壁，港口巨人招。

[附注]

锡恩菲戈斯港口的岩石上写着大字标语：“欢迎来到社会主义的古巴”，用以迎接驶入港口的友好国家的船舶。

10

百里方圆内，匪徒三日消；
小滩名万世，举国心一条。
破碎投石卵，无敌砍蔗刀；
“我们必胜利”，真理永不摇。

[附注]

吉隆滩。“我们必胜”是古巴到处可以看到和听到的标语口号。在古巴，人们经常用砍蔗刀比喻人民武装力量。

11

保此自由土，海滨环战壕。
僻乡布远哨，深巷立中宵。
众目消魑魅，只身抗浪涛。
时局有紧缓，警惕一般高。

[附注]

民兵。古巴自称为“美洲的自由土地”。1962年10月加勒比海危机时，全国环海都挖了战壕，民兵日夜守护。

14

祖国正冬雪，我来浴海滨。
普天结友好，对岸看敌人。
曾受殖民苦，深知马列真。
不因寒暑异，冷热共甘辛。

[附注]

瓦拉德罗浴场与对岸的美国距离最近，相隔仅一百八十公里。

皖西绝句四首^{*}

1 寿县石集倒虹吸

倒虹入地放奇彩，
增产年年改旧容；
大薄湖名成往迹，
更无少女梦安丰。

[附注]

这带地方原名大薄湖，过去经常歉收。有民谣云：“嫁天堂，嫁月亮，不如嫁在安丰塘；安丰塘，鱼米乡，大米干饭鲜鱼汤。”安丰塘是寿县富饶地区。

2 观佛子岭水坝放水

多少诗篇歌美景，

^{*} 初收《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我今佛子颂人工；
闸门轻启千云滚，
纵目淮南雨露浓。

3 过六安苏家埠

红旗招展晴空映，
跃进精神稳步行；
一路平畴风物好，
麦黄麻绿稻田青。

4 龙河口水库

童男童女剖龙腹，
峻岭心开灾未除。
今见良田百万亩，
群山连坝抱高湖。

1965年5月28日至31日

杂诗九首^{*}

1 自 谴

早年感慨恕中晚，
壮岁流离爱少陵。
工力此生多浪费，
何曾一语创新声？

[附注]

早年喜读中唐、晚唐诗，常引龚自珍“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之句以自解。

2 休 吟……

休吟“访旧半为鬼”，

* 初收《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且看眼前隔代人；
八九点钟无限景，
莫随夸父逐西沉。

3 从干校归北京寓所

存书尚许十年读，
美酒仍能一夕倾；
拂去案头尘土易，
难于平静是心情。

4 读《列子》

愚叟移山坚壮志，
邻人失斧破唯心；
芟除魏晋玄虚语，
始见民间智慧深。

[附注]

《列子》为魏晋时伪作，多取民间寓言，给以玄学上的解释。愚公移山见《汤问》篇，邻人失斧见《说符》篇。按失斧事已见于《吕氏春秋》。

5 读《陆放翁诗集》

剑门细雨曾神往，

深巷杏花惹梦稠；
铭记至今惟此句：
“一生常耻为身谋。”

〔附注〕

年轻时喜读“细雨骑驴过剑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句。“一生常耻为身谋”见《西村醉归》一诗。

6 喜 见

岁月催人晚节重，
旧皮脱落觉身轻；
常于风雨连绵后，
喜见红霞映夕晴。

7 题《海涅诗集》

当年海涅成风尚，
罗累莱歌舟子情。
重展旧编新耳目，
齐鸣万箭射毒鹰。

〔附注〕

时译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8 春 寒

乐观努力相敦促；
前景光明曲折行；
千里江陵滩险过，
春寒难阻柳梢青。

9 检 点……

检点故人三五纸，
残篇断简已无多；
灾年毁弃寻常事，
回首仍如骨肉割。

[附注]

此诗前两句原系 1973 年断句，后两句是粉碎“四人帮”后补上的。

1972 年至 1973 年

但丁与曹雪芹^{*}

封建衰亡观世变，
红楼、神曲两相招；
流离阅尽人间苦，
没落深惭祖辈骄；
笔下萌芽仍隐约，
眼前万木已萧条。
著书应似游阴府，
怯懦犹疑一概消。

[附注]

恩格斯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个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曹雪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与但丁相似。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

* 初收《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这两行诗见于《神曲·地狱篇》第三章，是作者的引路人魏吉尔在地狱入口处向作者说的。但丁写《神曲》，曹雪芹写《红楼梦》，在开始执笔时，都具有这种勇敢的气魄。

1975年11月

北欧杂诗（五首）^{*}

1 冰岛养羊歌

他处养羊分昼夜，
白日放牧傍晚归。
冰岛养羊分两季，
半年野外半年回。

我来冰岛九月末，
秋风强劲天转凉。
忽见群羊聚广场，
儿童环视如堵墙；
男女老幼多欢乐，
各家自认各家羊。

* 初收《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我问主人养羊法，
主人为我讲解详：
“冰岛从来少林木，
冰岛从来无虎狼，
唯有萋萋芳草绿，
肥美堪称好饲粮。
也无他人来窃取，
栉风沐雨晒太阳。
生儿育女在野外，
小羊尾随生身娘。
待得天凉九月末，
骑马赶羊下山岗，
赶羊赶在广场上，
家家自领自家羊。

“老羊耳上有标志，
辨认从未起纷争；
领取老羊回家去，
小羊结队随后行。
似此养羊岁月久，
祖祖辈辈无变更。”

我祝主人养羊好，
更赞人民多至诚；
又道将来难预料，
虎狼永远不孳生；

何况人间有霸主，
欺凌弱小任横行。

主人闻言略沉默，
一桩往事记心中：
“那年正值收羊季，
气候骤变似严冬，
大雪纷飞风凛冽，
岛北窜来北极熊。
熊见羊群多柔顺，
羊见白熊气势汹，
幸有农民齐努力，
赶走白熊无影踪。

“往事重温如警告，
告我世事无永恒，
祖祖辈辈养羊法，
难免将来无变更。”

1977年9月24日 冰岛

2 小 广 寒

明月何年陨一角？
大洋拥向北极圈。
冰川流下清凉水，

地热喷出蒸气泉；
雾港晴时招远客，
熔岩隙处建家园。
嫦娥回首应含笑，
喜见尘寰小广寒。

[附注]

冰岛地面大部分被熔岩覆盖，据云与月球表面相似。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有“雾港”意义，冰岛居民的祖先多系挪威、爱尔兰的移民。

1977年9月25日 冰岛

3 秋 林

称雄霸主横行日，
来赏北欧秋树林。
红赭绿黄千色美，
松杉枞柏百年新。
娜拉背影成长逝，
皇帝新装仍乱真。
峻岭平川饶眺望，
青天碧海气萧森。

1977年10月中旬 挪威

4 怀乡曲

怀念故乡成禁土，
老人含泪话东邻：

东邻本是出生地，
一草一木倍相亲；
儿童解唱《英雄国》，
碎石镶壁技精深。

芬兰地图如少女，
风姿袅娜显精神；
少女自从失左臂，
故乡缥缈断音尘。

五洲四海任旅游，
唯有故乡拒访问；
举世新闻广播传，
唯有故乡无电讯。

欲问故乡何景象？
天地无言万木暗。
心头念此一方土，
有若珍珠海底沉。

[附注]

在芬兰遇一老人，他说，他的故乡不属于芬兰已数十年，想回去看一看，都得不到允许。《英雄国》是芬兰民间史诗《卡勒瓦拉》中文译本的译名。碎石镶壁，是一种民间艺术，用彩色碎石在墙壁上镶嵌图像。

1977年10月25日 芬兰

5 西兰岛的诞生

借来邻国一湖土，
平岛轻盈出碧波。
健妇扬鞭海水退，
四牛奋力田畴多。
喷泉放射成奇景，
神话流传发浩歌。
幻想人间应永在，
青铜铸像不消磨。

[附注]

丹麦东部的西兰岛与瑞典的维尔恩湖面积大小相若。神话传说，远古有一健妇名格菲昂，把她的四个儿子变成四只牛，在一夜的时间内从海中耕出西兰岛，同时瑞典境内出现了维尔恩湖。哥本哈根有格菲昂驱使四牛的铜像，喷泉四射，颇为壮观。

1977年11月13日 丹麦

自题旅游杂记^{*}

漫记东欧又北欧，
卅年岁月似轻抛；
神州正值风光好，
莫负阳春与素秋。

1981

* 初收《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不萎的櫻花^{*}

聞道名花三日謝，
晶瑩凝固葆青春；
柔枝細蕊八重瓣，
仿佛櫻霞日日新。

〔附注〕

佐藤普美子女士自東京寄贈玻璃磚內貯藏櫻花數朵，因題小詩，以志謝忱。

1982年5月25日

^{*} 初收《馮至選集》。此據《馮至選集》編入。

梦 幻 剧

河 上^{*}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诗经·秦风·蒹葭章》

〔黎明时候，疏星四五，下弦月已偏西。寂静凄清，只有流水急湍之声，及白杨叶沙沙作响。

河两旁有荻苇，荻苇深处，泊一小舟。

一青年狂夫，披发，身着白色长衣，由白杨林中蹒跚走来。面前一少女的影子。——他至林边，少女影子由浓

* 原载 1925 年 2 月 25 日《浅草》季刊第 1 卷第 4 期，初收《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而淡，由淡而消散。]

(狂夫)

你在我的面前
总是这般的隐若现；
几次想将你把定，
你就化作一缕青烟。

化作一缕青烟消散，
不曾有一点留恋；
不知你散到什么地方，
我的魂灵望哪里思念？

我曾为你的踪迹，
登上嵯峨的山巅；
我曾为你的踪迹，
泛过大海的波澜。

我登上嵯峨的高山，
白茫茫大气一片；
我泛舟大海的波澜，
汪洋洋一望无边。

汪洋洋的夜里，
有一次风平浪静；
天上有多少星星，

海里有多少星影。

我划着一只小船，
泪眼向海底凝睇，
泪珠堕入海中，
一颗星星向我私语：

“你这消瘦的青年，
你有什么忧郁？
你看那远远的天涯，
天涯吻着海际——

“在那天涯海际，
闪烁着一颗星星，
那星星的下边，
有你追求的人影。”

我划了一夜的小船，
一直划到启明星现；
我所向望的星星，
随着旁的一齐不见！

莹洁的月光，
怎么这般清冷；
今夜的星星，
怎么这般寂静！

清冷寂静如冰，
凝冻了我的魂灵；
白杨！莫这样沙沙作响，
我的心呵，惊悸不宁！

〔他躺在半黄半绿的草地上，入半睡状态。
乌鸦飞去飞来。
远远少女歌声。〕

（少女歌声）
久别的春姊，
你曾记得——
临别的时候，
赠我一曲清歌；
临别的时候，
遗我海棠花朵。

久别的春姊，
你可知道——
海棠随着柳絮
一去迢迢，
海棠的花魂，
白云渺渺！

久别的春姊，

你在何处——
可是同姊妹们
一块儿歌舞？
可是在妈妈的
怀里梦呓？

〔狂夫由睡中醒。〕

（狂夫）
呵！耳边婉转
清丽的歌声；
身旁吹拂着
习习的晨风。

〔彼岸沙滩上，少女影子出现。手持不知名的乐器，类似
古希腊的 Lyra^① 琴。〕

（少女）
我是一个少女，
我的樱唇娇嫩；
我不知什么
什么又叫温存。

我是一个少女，

① 七弦竖琴。

我的乌发如丝；
我不知什么
什么又叫相思。

我是一个少女，
我的性情和柔；
我不知什么
什么又叫忧愁。

我是一个少女，
我是只知歌唱；
我不知什么
什么又叫断肠。

（狂夫）
你怎样渡过
这样急流的河水？
你的长发飘扬——
那萧瑟的荻苇！

请你回来吧！
沙滩上太荒凉。
我的胸怀里
有热烈的心房！

（少女）

我是一个少女，
我是只知歌唱；
我不知什么
什么叫做荒凉。

我是一个少女，
我是只知歌唱；
我不知什么
是热烈的心房。

（少女）
大海东
染了一缕红霞；
我的妈妈
在那红霞下。

她为她的女儿
做了一件新衣；
她等着
我的归去。

请望远处飞，
我的乌鸦！
带个信儿，
给我的妈妈。

她的女孩儿
说话就回去；
回去穿
妈妈的新衣！

（狂夫）
她怎么总是
这样地痴憨；
唱着的歌儿
又是这般荒诞！

呵！荻苇深处
停泊着小舟；
我要渡过急流，
把她抱住！

（少女）
你不要来，
你不要吓我。
请你提防着，
将我胆儿吓破。

你若是不来，
你若不追我，
我还是常常
唱着清歌。

你若一定来，
一定要抱我，
我立刻仍化作
一缕青烟消没。

〔狂夫方登舟，狂夫之妻，一淑雅之少妇，提箜篌急奔而上。〕

（妻）

我亲爱的丈夫，
你总是似醉如狂。
这么早的清晨，
为何一人在小舟上？

（狂夫）

我的妻，我知道
你同我的亲爱；
但是你又哪里知
我难言的悲哀。

我为了那人儿，
我常常在夜里哭泣，
你不能明白，
给我些无用的慰语。
我为了那人儿

向着斜阳狂笑，
你不能明白，
说我可是疯了！

当我儿童时候，
还在妈妈的膝下，
只要我一啼哭，
她就给我讲童话。

在童话里边，
有海棠花一般妩媚、
玫瑰花一般温柔的
女郎，十六七岁。

妈妈吻着我说，
那如花似玉的女郎
就是宝宝的爱人，
就是宝宝的新娘。

我的妻，我知道
你同我的亲爱；
但是你又哪里知
我难言的悲哀。

呵！妈妈的童话里
如花似玉的女郎，

如今啊，如今正在
彼岸的沙滩上！

（妻）

我亲爱的丈夫，
你总是似醉如狂；
哪有一个女孩儿
在彼岸沙滩上？

（狂夫）

我知道你在爱我，
你知道我在爱你，
我也享受你的
窈窕的风姿。

我知道你在爱我，
你知道我在爱你，
当我们工作之余，
合奏箜篌，合唱情曲。

我们一起工作，
过着甜美的生活；
但是一天一天
我是还在思念——

思念她的媚影，

思念她的樱唇，
思念她的歌声，
想望她的亲吻。

有时她的媚影，
被我的思念显明了；
有时她的樱唇，
发出柔婉的歌声了——

那时候，我的妻呀，
我要请你原谅，
我见了她的影儿，
我就将你遗忘。

我死一般地追求她，
在我睡眠里边——
今早她竟在
我的醒后实现。

[他划小舟而渡，随唱随划。]

(妻)

啊，急流的河水
将小舟这样激荡；
丈夫呵，回来吧，
你竟是这般疯狂！

丈夫呵，回来吧，
你竟是这般疯狂！
哪有一个个人儿
在那荒凉沙滩上？！

丈夫呵，回来吧，
丈夫呵，回来吧，
万一出了错儿——
丈夫呵，回来吧！

〔舟已抵彼岸，少女忽不见。他正在惆怅之际，——歌声。〕

（少女歌声）
乌鸦，乌鸦，
我的乌鸦！
你远远地飞，
告诉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
做了新衣裳；
但是还要筹备
迎接新郎！

他一心一意地
找我，呵！新郎！

新郎呵！来呀！
我在水的中央！

〔少女从水中央出现。〕

（狂夫）
呵，呵，水的中央，
她在欢迎新郎，
她在欢迎我，
我当如何欢畅！

呵，呵，多少年
多少年的迷途烦恼，
今天呵，今天，
竟能将她找到。

今天呵，今天，
竟能将她找到，
今天呵，今天，
竟能将伊拥抱。

〔他划舟逆流而上。〕

（妻）
丈夫呵，回来吧，
你竟是这般疯狂，

哪有一个儿，
在那水的中央？！

丈夫呵，回来吧，
丈夫呵，回来吧，
万一出了错儿——
丈夫呵，回来吧！

〔水势愈急，舟不能上，行不甚远，触礁石倾覆。
少女亦没。
静默许久。
妻援箜篌而歌。〕

（妻歌）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堕河而死，
当奈公何！

〔往复歌之，东方云霞已红，声益凄婉。
妻亦跳入河中。〕

1923年12月23日晚7至10时

〔附注〕

《古今注》：“朝鲜津卒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发

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妻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聲甚淒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引自《古詩源》）。

鲛 人^{*}

〔在海底的水晶室内，金碧辉煌耀目，时闪化作蓝色碧色紫色的星光。两个海女，浓褐的长发拂地，肌肤浅桃色，披海鱼皮，身半裸。海女一，年稍长，倚小儿坐，用纸片摺海燕无数。海女二，凭窗而望，太阳正沉在海水中。〕

女二：姊姊，你快点儿来，看那太阳沉浴在海里，海水激荡得多么壮丽！

女一〔头微转〕：我懒得看那哄人的把戏。

女二：怎么？

女一：你看它淹淹地欲没不没，在海上的时候是把云霞，落在海里又将海水染得血一般地红，落英一般地狼藉；天天这样子委委屈曲地，不知骗了多少海里姊妹们同那些世上伤心人的叹息；哪知人家的叹息还不曾停止，它却又笑嘻嘻地由东方升上来了。

* 原载1926年9月11日《沉钟》半月刊第3期，署名玮玮。初收《冯至选集》。此据《冯至选集》编入。

女二：姊姊也不知怎么一回事，不是今天怨太阳，便是明天怨月亮。啊，落日同旭日不是一样地圆，把海水染得不是一样地红得可爱吗？——后天，月亮就要团圆了，我还想约我舅母家的表妹，到海上边去赏月呢！

女一：赏月？我是没有那样的心情了。

女二〔含笑〕：哼，心情，几时才有呢？

女一：……………

女二：恐怕是要等着把这些燕儿摺完，没人看见的时候，一个人孤悄地将怀里结的相思果衔在燕子的口里，把它们放走，飞得东西南北都是，您的心里或者要轻松得多了。但是，黑燕儿们飞到了那绿色的大地，有的飞到深山幽谷，有的在小姐们的帘前，有的在古庙的檐下；珠帘也罢，幽谷也罢，那里是可以尽情地欢唱。它们大半早已忘掉了在海里期待着的主人，忘掉了它们可怜的主人的使命了！——前两次不是那样么，等着，等着，一天，两天，哪有一个燕儿归来，更不用说衔来那人儿的一言半语……

女一：得啦，得啦，不要说了，你们快活，快活你们的；我并不妨害你们，何苦又来刻薄人呢！

女二：我说的是实话。以下就是姊姊爱听的了，我偏要说——

女一：你这损人不利己的丫头！仗着自己的一点儿妖媚，没有月亮的时候夜夜想，“月儿怎么还不出来呢”，“月儿怎么还不圆呢”，好容易把月亮盼了出来，把月亮盼圆了，饭也顾不得吃，觉也顾不得睡，把披衫脱去，把头发用海藻的油擦得光可以照人；一个比着一个的，各人的怀里抱满了忌妒，携着手儿，跳在礁石岛上，唱着你们那靡

靡的歌曲，惹得远来的船儿里的青年们都为你们跳在海里，这算是你们的心愿了。

女二：姊姊，我不说了，你的嘴真厉害。我们又何尝是那样子。你想，月亮把海照成了银海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们谁不想到海上去玩一玩呢。我们唱着，都是天真烂漫的，哪敢有一点诱惑人的意思？偏偏是那些青年人的心，太像一匹野马了，他们要望浪花里跳，我们能够阻拦吗？——姊姊，饶恕我吧！总是妹妹的嘴贱。〔伏姊怀中〕

女一：我哪里在生你的气，只是你说话太没有分寸，太使人难过了。

女二：只要是姊姊不生气，教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姊姊，不要生气了——

女一：静些，静些，〔把她从怀中推起〕远远仿佛有人来了的样子——

女二：我去望一望。〔至窗前外望。时落日已沉入海底〕啊，真是巧得很，方才我正记念她，她竟跟着姨母来了——落日的余晖照在她的小脸儿上——

女一：谁？表妹吗？

女二：舅母家的表妹。还有姨母。

女一：真是巧得很呢。

女二：我们快快藏起来，你把你摺的燕儿收起。

女一：有什么趣味……〔女二强牵女一藏于帏后〕

〔一中年妇人，束发，著胶质长衣，赤足；携一十六七岁少女入室内。少女装束与前二女相若，懒懒地显出嗔怨的样子来〕

姨母：屋子里竟没有一个人吗？怎么这般静悄悄的。〔坐在椅

上] 现在这些姑娘小姐们真是与从前太不相同了，白天也是往外边跑，夜里也是往外边跑，你把房门关起，她会由窗子跳出去，你把窗子关住，她又会想着法儿从房顶……

女二 [二女均从帏中出]：甥女不敢。早知您老人家来，在这儿静候等了许久呢。

姨母：这个顽皮的丫头！都是你一个人作怪，大姑娘是不会像你这样淘气的。

[女二抱表妹吻之；嬉笑]

女一：几个月不曾见表妹，表妹的风姿真是更秀丽了。玫瑰花正娇娇地在她的双颊上开着……

姨母：可是她的心，野得也太不像话了。

女二：是哪一起的波浪把姨母送到这里来呢？

姨母：你还问咧，就是为了你们那“更秀丽了”的表妹。——你们舅母的病……顺便到你们这儿……

女一：可是，舅母的病还没有好吗？

女二

姨母：好是好得多了。——咳，说起来这丫头，你们的表妹，太气人了，她竟想离掉了她病床上的母亲，随着一个异族的少年人私奔。我今天上午到你舅母那儿去，她丢掉了她的女儿，急得像什么似的；她哭着对我说，我无论如何要把她找回来，——我又到哪里去找呢。到了许多地方，腿都跑酸了；好容易经人指示，才找到距离你们不远、一所用贝壳盖的小房子里……咳！真是败坏家风，丢脸的事！我不说了，说起来使人……

女一 [严肃]：姨母，不要生气了。表妹是年纪太轻，不懂得

什么事理。要是这样子告诉了舅母，怕是舅母也不能饶恕她。倒不如姨母先回去，把表妹留在这里，——不，二妹！〔目女二〕你随着姨母去吧，去看看舅母的病；就说表妹一时高兴，信步走到我们这里来，没有预先禀知舅母；请舅母原谅她年幼无知。——不然，舅母的病……二妹是最善于说笑的……明天我再把表妹送回去……

姨母：按理讲，这样没廉耻的孩子，是应该带回家去，叫她母亲痛痛地教训一顿。不过她母亲正在生病，还是大姑娘想得周到。〔对女二〕二姑娘肯去不肯去呢？

女二〔笑〕：我正想去看舅母的病。就是姨母不来，我也是打算明天去的。不过夜里探病，好像有些失礼。

姨母：那么，好吧，我们立刻就走！

女一：为什么不多坐一会儿呢？

姨母：你舅母还在家里着急呢。

女一：那末，我……不留了，明天再见吧！

〔女一送姨母及女二至门外。表妹在屋角呆立〕

女一：我亲爱的表妹！〔抱表妹怀中〕

女三：……

女一：妹妹，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你当真在姊姊的面前还害羞吗？

女三：……

女一：你那活活泼泼地——

女三：〔欲泣〕——……

女一：亲爱的妹妹，你的心太脆弱了，这又算是什么羞耻的事呢。在你心中作梗的，你不妨对姊姊说；我最能体贴妹妹的心情。

女三：姊姊，我并没有……在你的面前，害羞是最没有趣的。我为了一个青年人，相思和苦闷缠绕着我的全身。我说，我说，我有什么可说呢？

女一：姨母那样的人，哪能了解你。甜美的妹妹，你的怀里有金黄的蜜蜂儿在酿蜜，你的呼吸是那一番番的花信风，眼珠儿是我们海底稀有的明珠，双颊比世上的苹果还要娇艳，哪能任着这些蜜干了，风息了，明珠被毁，苹果枯萎地落了地呢！——你哭泣，如果只是为了要想见那青年人，那么，你把你的眼泪揩干，芙蓉般的脸儿堆上笑容吧！我是有法子把那青年人……〔入帏中；少顷，持一黑燕出〕妹妹，不要哭了，姊姊为你揩干眼泪。〔指燕子〕你看这褐色的翅儿，比那只知用箭伤人不知替人医治的爱神的金翅有用得多；你看这橙赤的小嘴，比那引人相思又不知替人安排的红豆要可爱得多。〔将燕置妹手中〕妹妹，我把这燕子放在你的手里，便属于你了。你的心儿望哪里去，它便会望哪里飞；它是不会辜负你的使命的。

女三〔握燕手中〕：姊姊……

女一：你把你的悲怨放在它的嘴里吧！若是你更想鲜明一点，把悲怨融化成一段歌曲，是更好的——

女三：歌，我哪唱得出……

女一：没有人在焦躁的思恋里是唱不出歌儿的。——不，妹妹的言语，便同音乐一般；燕子的呢喃能同你的心情和谐在同一的调子里。你——

女三〔对燕子〕：我亲切的燕子，你若是像我姊姊所说的，那末你飞吧，飞到那个青年的身边，他是披着轻绡，眼前

总有阴云似的；你飞吧，请你告诉他说，说我在这里；你引他来呀，我想念他，我尤其想念他的哭泣——那一滴一滴，滴下来的明珠……〔把燕子由窗放出。时月色已将窗外染成水银色〕

女一：妹妹，你的心是金冠般地高傲，你的爱是金钢石一般地宝贵，那青年人，是哪里来的？他的影儿怎样地镶在你心的镜框里？

女三：可怜我同他说了不上三句话，便被——〔由怀中取出明珠一串，递与姊〕

女一：这般净白的珠子是海产中最难得的，人家都把它叫做相思子，象征着爱是不可以随便交付的。听说地上也有相思子，可是红色或紫色的。

女三：这一串，就是他给我的。

女一：他从哪里得来的？

女三：他说，就是泪珠儿串成的。

女一：泪珠儿怎么会凝成明珠呢？听说南海有一种人，夜夜对着月亮哭泣，他们的泪液都化做明珠，叫做“鲛人”。

女三：我也是那样的叫他呢。他岂只是对着月亮，就是对着太阳，月儿没有时对着星星，也是哭呢。我虽不能确定他是南海的人，但是他的口音与我们的太不相同了，总该是远方的人流浪在这里吧。

女一：你们怎么遇见的呢？

女三：昨天黄昏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花园里玩耍，便看见他在花园篱墙外坐着。他的眼珠儿沉在泪水里，有如深幽的浮云中的月影；他的哭声，是我从来不曾听见过的音乐。我像是病了，懒懒迷迷地看了许久，他并不曾注意我，后

来他往姊姊这边来了。——我回到家中，思量了一夜。想睡也睡不着，才一入梦，便见四围开遍了莲花，一朵一朵的红莲白莲中模模糊糊地现出来他的影子，他在用他的哭声招我，我猛猛地跑到他的身前，……窗子已泛起灰白的颜色，病母还在呻吟。但是我完全沉溺在他的哭声中……

太阳还不曾出来，海水里上上下下地还缀着几点星影的时候，我匆匆地跑了出来。——请姊姊原谅，我跑过姊姊的门，都没有进来看姊姊。不知走了多少迷途，终于在一所幽致的小房中找到了他，他还是在哭泣……我紧紧地抱住了他，吻他那冷冰冰的唇儿，薄荷一样苏苏地，真是我从来没有饮过的清凉剂！我爱他，爱他的哭泣，爱他的冰冷的唇。我们正在拥抱着，他给了我他的珠串时，姑母赶上门来了

女一：我们，不知怎么，我们的心总爱交给那飘泊无定、不知何处来不知何处去的人们的手里。——咳，姊姊的心已同尼庵内尼姑一样枯槁了。时间真是快呀，提起来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怎么还隐约地如在目前呢。我的性格是爱孤独的，不大喜欢同许多人在一起。海中的姊妹们爱到海上去唱歌舞蹈，四周总有许多年轻的人们围绕着发痴情，她们就越发满足得意。我有时也因为黄昏的苍凉的情调引起我到了海上，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拉琴，向来是一个人也不会有有的。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地过去了，但是有一个人也渐渐被我由隐迷中发现了。每逢我的琴声颤得海上的雾气最浓密时，若是我猝然转回头儿，梦一般地，一个划船的人，把桨放下，支颐注听，这不只

是一次两次了。回数多了，我们虽然不曾讲过一句话，或是微笑过一次，在心灵中却不知起了多少次的交应和共鸣。但是，一天夜里，我拉完了琴，回到海中，他划着船儿去了，听着他在远远地唱——

月明在中天，
爱潮淹没了远山尖，
啊，我的心尖！
翻花的海浪——
谁栽？谁剪？
是爱人身上的衣衫！

但是，从此第二天，他忽然不见了；十天，一月，总是不见了。我的燕子，由这窗儿放出去的，岂只几千几万，飞遍了天涯海角，竟没有一个归来。我是一年多没有到海上去了，海上变成了什么样子呢？……〔燕子飞入〕啊，妹妹的燕子回来了！让我为你祝福吧！我是没有希望了，那舟子一定是死了。可是，他若是沉死在海里，我总该能见到他的尸体吧。我手中放出的燕子呀，竟没有一个归来。〔远闻有吹螺壳的声音〕我不说了，定是妹妹的爱人来了，我怕见生疏的人……让我在帏后去摺我的燕子，织我的无望的希望吧！〔走入帏后〕

〔鲛人短发，披轻绡，现于窗外。女三急忙隔窗抱吻之。〕

女三：啊，你的唇儿怎么不像上午那样凉得使人全身舒畅呢？

鲛人：因为我的怀里有了爱情了，我的爱人！

女三：你的眼眶里怎么不阴云般地使人氤氲呢？

鲛人：因为我的怀里有了爱情了，我的爱人！

女三：有了爱情，唇儿就要温热，眼眶就要清朗吗？

鲛人：是的，我怀里有了爱情了。——我哭泣是在我没有得到爱情的时候，我唇儿冰冷是在不曾享受爱情的接吻的时候。现在，有你给了我一团红云般的爱情，一朵玫瑰花般的唇吻，我的爱人儿，我从此不再哭泣了。

女三：那末，你又给我带了来些明珠吗？

鲛人：我不是早已都给你了？以后，我是不会再有了。我把我哭出来的，尽都给你了。我自从接受了你的第一次的接吻，听你第一声说“我爱你”时起，我便没有一颗明珠从我眼眶里落下来了；纵使有，也不过是泪水罢了。这半天，我尽在想你，我痴痴地想你，多谢那只燕子把我引到这里来，啊，我的爱人，我是再也不想哭，唇儿将从此温暖了。你把头放在我的怀里吧！我全身的血液在沸腾，我们抱在一起接一个热烈的吻，长久的吻吧！

女三：啊，我爱你是爱你的泪眼，我爱你是爱你冷冷的唇；现在你眼也清朗，唇又温暖，明珠也没有一颗，一切都同庸俗的人们一样了，可怜的鲛人呀，我不能爱你了，你不能是爱我的人了！你，你，你走吧！

鲛人：爱情不是比官感上的喜好更重要吗？

女三：不，可怜的人呀，你快些走吧！我不耐烦再看这样子的俗人。你全身的秀美都失掉了。

鲛人：啊，我怀里有了爱情了。〔女三强闭窗〕啊……我怀里的爱情呀！……

女三：啊，我可爱的鲛人呀，你死了，你死了！〔取珠串把玩〕我把他秀美的影儿珍藏在这一颗颗的明珠里。〔吻珠〕啊，珠儿是冷的，同他的唇儿一般地冷……〔吻珠〕啊，我的鲛人一定死了，就是没有死，也是不能再见了。——方才的，哪里是我的亲爱的鲛人，不过是一个魔鬼的化身……啊，我亲爱的鲛人——姊姊，你的燕儿，……银白色的窗外……我的爱人呀……

〔远远吹螺壳声甚久——幕〕

1926年

立
斜
阳
集

本书是作者 1983 年至 1988 年创作的诗文合集，工人出版社 1989 年 7 月出版。所收作品分为二卷，上卷为散文二十二篇；下卷为新诗五组共三十二首。新诗五组编入本卷，上卷的散文按全集体例编入第四卷。

新绝句十首^{*}

也算是一首序诗

在这无眠的后半夜，
像走进一个生疏的世界，
寂静中是谁向我唱小诗？
我听着又讨厌，又亲切。

给一个儿童

我的过去，你不会明了，
你的将来，我也难以预料；
我们今天携手同行，
共迎接又一个新春来到。

* 原载 1985 年 5 月 10 日《诗刊》5 月号，每首诗题前有序号，初收《立斜阳集》，序号删去。此据《立斜阳集》编入。

赠 妻^①

我们经历过一日三秋，
看过烂柯山上一盘棋，
时间有它的相对论，
地球的运转永无差离。

给一个患白内障的老人

我不同意说老人是个李耳王^②，
也不愿看痴呆的老寿星；
我欣赏浮士德失明后的一句话：
眼昏暗，心里更光明。

潭柘寺的千年银杏

乾隆封你为帝王树，
这对你是个侮辱，
千余年你看过了许多
霸主和昏君的末路。

① 《诗刊》原题《三八节赠妻》。

② 歌德一首短诗的首句这样说：“一个老人永远是个李耳王。”——作者注

咏陈子昂

你登上古老的幽州台，
你的四句诗囊括了宇宙，
置身于无穷无尽的时空，
流下的眼泪也永垂不朽。

宫廷糕点

有一种咬不动的糕点，
为倾销贴上“宫廷”的标签；
难道封建还有那么大的魔力，
把石头也变成海绵？

“大观园”

有人在兴建大观园，
按照红楼梦的蓝图。
贾宝玉正走南闯北发横财，
他说：“我没有工夫去住。”

时间是金钱

如果金钱不产生罪恶，
每个今天都日日长新，

我就要歌颂我们的语言，
今天和金钱既协韵又同音。

答 客 问

“你的眼光有些狭窄——”
“但我心里有憎也有爱，
爱憎缺一，都对不住
与我们血肉相连的时代。”

写于 1985 年 3 月 6 日至 16 日

记梦诗（三首）^{*}

梦中书话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
看书阅报，一片模糊。
病眼在梦中忽然明亮，
眼前摆着一本书。

我捧着书，仔细阅读，
白纸黑字，情深意笃。
一字字明若珍珠，
一句句是琼枝玉树。
我读下去，爱不释手，
想带回家去据为己有。

^{*} 原载 1986 年 7 月 10 日《诗刊》7 月号，题为《记梦诗三首》。初收《立斜阳集》，改题为《记梦诗》。此据《立斜阳集》编入。

书里忽然发出声音——
“我是一本旧书，
不是什么人间罕见，
我淹没在你的书橱
已经有了许多年。
你若能像今天这样
把眼里的雾障拨开，
你便会看见世界上
有更多的事物比我更可爱。”

1986年4月17日

梦中月语

城市里高楼耸立，
挡住了月亮，看不见月光。
一轮明月忽然在梦中升起，
我望着它，像是他乡遇故知。
我说：“我们许久没有见面，
我几乎把你忘记。”
月亮说：“你不要向我道歉，
我也很少关心你们的大地。

“千万年前我接待过嫦娥，
她告诉我一些地上的消息。
她说，炼石补天的是女娲，

除害射日的是她的丈夫羿。
后来她受不了寒冷和寂寞，
住了几世纪，便告辞离去。

“十七年前，有两个地上的来客，
登上了我这里平坦的区域，
拣走了几十块石头，
又登上宇航船不辞而去。
从此无边无际的天空，
添了些宇宙航行的工具。

“我知道，你们写过许多咏月的诗，
也谱过举世闻名的月光曲，
我自身的圆缺也引起
地球上海水的潮汐。
人和海对我如此多情，
我对地球怎能总说事不关己！

“提到嫦娥，你们也许半信半疑，
十七年前的来客却是千真万确。
我担心有一天战火烧到天空，
像当年十轮烈日同时出现。
我希望人间的男性
能像羿那样有除害的神箭，
我希望人间的女性

能像女娲那样修补天的缺陷。”

1986年4月19日

梦中闹剧^①

做无准备的发言，
下句不接上句；
写命题的文章，
头脑里一片空虚。
受过多次这样的教训，
每次只会说一句“下不为例”。
醒时候既然不能自拔，
睡梦中就演出漫画般的闹剧。
无缘无故地走进考场，
怎么回答我一无所知；
胡里胡涂地登上讲台，
讲些什么，心里没有底。
无声的试卷好像跟我作对，
台下听讲的人众目睽睽。

越尴尬越是焦急，
急到了焦点从梦中惊醒，
一身汗水脱离了窘境，

^① 《诗刊》原题《梦中喜剧》。

体验到死里逃生的欢喜。
人们说，梦中盗汗是一种病，
我说，不是病，是我受的洗礼。

1986 年 4 月 21 日

独白与对话（十首）^{*}

说 明

这些诗大部分是独白，
也有加上引号的对话。
独白是自言自语，
对话是自问自答。

“你这样离不开自己，
怎么不能把眼界放大？”
这些诗的目标本来渺小，
只为了防止脑血管僵化。

* 原载 1987 年 3 月 10 日《诗刊》3 月号，每首诗题前有序号，初收《立斜阳集》，序号删去。此据《立斜阳集》编入。

我和祖国之一

祖国，我爱你，
但我说不出豪言壮语，
也写不出昂扬的文字，
只会说谚语一句：
“儿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

祖国，我的母亲，
何况你的面貌并不丑，
只不过你久经忧患的脸上
多了几条皱纹。

祖国，我的家，
何况你并不赤贫，
若是你一贫如洗，
又怎能哺育全世界
五分之一-的人民？

我和祖国之二

祖国，你有千千万万的好儿女，
也有为数不少的不肖子孙，
有人丑化你的形象，

有人让你永葆青春。

我是什么样的儿孙？
我缺乏自知之明，
我也不值得将来有人
给我作盖棺论定。

我曾喝过海外的水，
总像是一条鱼陷入沙泥；
我曾踏过异国的土地，
总像是断线的风筝
飘浮在空际。

好也罢，不肖也罢，
只有一句话——
“我离不开你。”

我和祖国之三

祖国，你有沉重的负担，
这负担是你漫长的历史。
在这历史的担子里——
有崇高也有无耻，
有智慧也有无知，
有真诚也有虚伪，
有光明磊落也有阴谋诡计。

它们像天文数字的血细胞，
循环在十亿人口的血脉里。

历史虽说是属于过去，
却不断在你的肩上加重；
血细胞用显微镜才能看清，
但它们起着巨大的作用。
祖国，为了给你减轻
十亿分之一的负担，
我的血液，
我要经常检验。

给 亡 友

你们带走了
我们共同有过的许多财富：
带走了一个时代的光荣和屈辱，
带走了我们经历过的快乐和痛苦，
带走了青年时的幼稚和聪明，
带走了中年人的才能和错误。

你们带走了那么多宝贵的事物，
我感到意外的空疏，
时间，我不知怎样运用，
空间，我不知怎样填充。

“我们虽然带走了那么多的事物，
但是有两件东西不能带走：
一件是白昼的光明，
另一件是夜里的阴暗。
光明里的色彩多么赏心耀目，
阴暗里你仍然可以点燃
我们共同享受过的那只蜡烛。”

雾 中 花 语

青年时，说过一些青年人的话，
中年时，写过一些中年人的诗，
如今常常吟诵杜甫的名句：
“老年花似雾中看。”

青年人的话不管怎样说，
说悲说喜，总是明朗的；
中年人的诗不管怎样写，
写欢写愁，总是健康的。

老年人只能在想象里听取
一丛丛的花在雾中细语：
“我们的颜色是明朗的，
我们的灵魂是健康的。”

在病院里之一

在病院里，
听街道上公共汽车行驶的声音，
我多么想望
能够在人群中间——
尝一尝等车时焦急的心情，
尝一尝车来了争先恐后紧张的情景，
尝一尝到站下车后一瞬间的轻松。

等待、紧张、轻松，有多么多生命的意义啊，
我都不能参与。
听街道上公共汽车行驶的声音，
我望梅不能止渴，
画饼不能充饥。

在病院里之二

时间，有时像死去的朋友，
坐在我的床头一言不语；
有时像陌生的路人，
走过我的床边永不回顾。

时间，我浪费过你，
也使用过你。

如今我躺在床上无所作为，
既不能使用也不能浪费，
只觉得你的停滞
是一个亲密的亡友，
而你无休止的流逝
是无情的生疏的过客。

神鬼和金钱

“我们反对封建迷信，
我们反对买卖婚姻，
我们反对了六七十年，
怎么动摇不了它们的根？”

两千年的根扎得很深，
不是几十年就能挖掉，
何况在那浩劫的十年
还给它们添了些肥料。

人的尊严遭受践踏，
神鬼就出来显灵；
看不见人类还有理想，
金钱就任意横行。

金钱驱使着神鬼，
神鬼庇护着金钱，

它们说：“我们从来不懂，
什么是理想，什么是尊严。”

各抒己见

“不要让意象任意驰骋，
像舞厅里五颜六色的闪光，
它们急促地闪来闪去，
把世界闪照得破碎而荒唐。”

“破碎和荒唐是客观存在，
因为这世界并不完整；
意象不是舞厅里的闪光，
它们是现实的反映。”

“它们反映的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还很有秩序，
人世间有它的辩证法，
自然界有必然的规律。”

1986年9月、10月

西西里浮光掠影（五首）^{*}

1 纳入了眼前的风平浪寂

“意大利若没有西西里
就构不成心灵里的形象，
这里才是打开一切的钥匙。”^①
“谁若想了解古希腊，
最好来看看西西里。”^②

诗人、学者的赞美
把西西里说得像一块磁石，
它吸引着古代的希腊，
它和意大利本上形影不离。

* 原载1988年1月10日《诗刊》1月号，初收《立斜阳集》。此据《立斜阳集》编入。

① 这句话见于歌德的《意大利游记》。

② 这句话是一位考古学者说的。

我从远方来，一无所知，
不敢妄谈西西里的历史地理。
夜半站在旅馆的凉台上
望着海水宁静，明月高悬，
也感到不可抗拒的磁力：
它吸引我走过的山山水水，
吸引我住过的乡村城市，
吸引我尝过的人生甘苦——
纳入了眼前的风平浪寂。

2 蕴蓄着不同时代 不同民族的智慧

不是雄狮，不是苍鹰，
不是皇冠和城堡，
是一个女性的头和三只脚
浮泳在汪洋的海上。

从何时有了这奇异的设想，
让一个女性有三只脚
标志这三角形的海岛？

岛上每一个地名
都流传着这样那样的传说，
往往在一座建筑

保存着几个时代的风格。

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诺曼人
都曾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踪迹。

这个西西里区的区徽
蕴蓄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智慧。

3 向天上和人间同时播送

这里是古希腊的神庙，
那里是古希腊的剧场，
神庙建筑在半山腰，
剧场在对面的山顶。
剧场为什么不设在贵族的宫邸，
也不在人烟稠密的城镇，
却设在人迹罕到的山顶？

希腊人有他们博大的心胸，
要趁着海上吹来的季节风
把歌队合唱的歌声
向天上和人间同时播送。

4 她是从海水里诞生

不像秋水那样明媚，
却闪烁着海水的光辉，

少女们的眼睛
有蔚蓝，有碧绿，还有棕褐——
好像在说明
爱神不是什么天神的女儿，
她是从海水里诞生。

5 仿佛是一个“百代之过客”

一边是广阔的葡萄园，
一边是巉岩峭壁，
凭吊了城堡的废墟，
赞叹了大教堂的壮丽。
乘兴登上了朝圣山，
山洞里供奉着护城的圣女，
她的骸骨拯救了市民，
拔除了蔓延的瘟疫。

更有卡普秦教派异想天开，
死后不火化，也不埋葬，
把男女老幼的遗体
摆入地下厅，排列成行，
让二十世纪的女孩
跟十六世纪的僧侣共处一堂。

我知道来来往往的市民
有他们八十年代的生活，

有他们八十年代的语言
和八十年代的喜怒哀乐。
我走在八十年代的门墙外
仿佛是一个“百代之过客”。

[附注]

有些诗常用诗的第一行或第一行为首的两个字作诗题，这里几首诗的诗题却是诗的最后一行。这是因为对于西西里本来一无所知，经过四天的见闻，略有感受，尽管这点感受是肤浅的，也未必符合实际，但对我是值得珍惜的。由于每个感受都集中在诗的最后一行，所以我把诗的最后一行作为诗题。

1987年9月9日至12日

杂诗四首^{*}

我 痛 苦

我痛苦。有那么一条蛇
纠缠着我，卖弄风姿。
它吞噬着人间的梦想，
吐出来致命的毒汁。

毒汁浸入人的血液——
金钱抱着无耻引吭高歌：
“法律管不了自私和愚昧，
脱贫，就要大吃大喝。”

它在人们身边，赶也赶不走，
它体态轻柔，面目可怕。

^{*} 原载《星星》1988年9月号，初收《立斜阳集》。此据《立斜阳集》编入。

波特莱尔若是来到这里，
不知要怎样写他的“恶之花”？

我 不 忍^①

竟有人要给杨玉环盖庙，
也有人刷新孔祥熙的故居；
有个图书馆任凭善本腐烂，
客厅却打扮得堂皇富丽。

某饭店休息室摆着高级坐椅，
规定只供给外宾坐着休息，
我不由得想起往日的伤心事，
租界的公园“华人与狗不准入内”。

我不忍剪贴这些新闻，
像当年鲁迅先生“立此存照”。
姑且把它们当做道听途说，
也许当事人会声明“跟事实有些差距”。

剪 彩

电视屏上经常能看到
举行隆重的剪彩典礼。

① 《星星》原题《读报有盛》。

我缺乏文化史的知识，
不知道剪彩始于何时何地。

当第一批驼队走上丝绸之路，
没有人来剪彩为驼队祝福；
当长城上烽火台最后一座落成，
也无人剪彩说从此金汤永固。

看来这不是中华的传统，
它在二十世纪来自西方；
奇怪的是这样庄严的场面
很少出现在西方的荧光屏上。

千千万万的公司、中心、展览会，
都要用剪彩的仪式开幕；
剪彩人是各层的领导，
彩带是长长的红色的绸布。

老百姓过惯了精打细算的穷生活，
常把一天零碎的开销加在一起——
一天内领导们剪彩的时间共用多少年？
消耗的彩带共有多少公里？

剪彩若是扎下了根又舍不得拔掉，
我想改变一个办法也许更好——
代替红绸用一根红绳，

随便找一个儿童代替领导。

反正剪彩不过是一个象征，
儿童和红绳更有象征意义：
前者象征一天比一天成长，
后者象征一切从节约做起。

我 敬 重

有人用僵死的规条束缚人，
有人用离奇的花样迷惑人，
有人用费解的语言吓唬人——
他们的路数各不相同，
却有一个共同点，装腔作势。

我敬重不束缚人、不迷惑人、
不吓唬人的人，
更敬重束缚不住、迷惑不了、
吓唬不倒的人——
他们走的路各不相同，
却也有一个共同点，实事求是。

写于1988年6月6日至16日

文坛边缘随笔

本书是作者自《立斜阳集》之后的创作合集，冯姚平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5 年 8 月出版。其中收录诗七首，现编入本卷；散文、文艺杂论等按全集体例编入第五卷。

黄 山 三 唱^{*}

偶检旧纸，见1979年所作黄山诗三首，发表于1986年10月14日《中国旅游报》，现贴在1991年日记本上。

1991年9月21日

入 山

初入黄山心已迷，
乱云飞瀑逞神奇。
盘旋公路近还远，
陡峭石级高复低。
碧绿千峰疗病眼，
八音小鸟启灵机。
雨中长卷米家画，

* 原载1986年10月14日《中国旅游报》，初收《文坛边缘随笔》。此据《文坛边缘随笔》编入。

展示黟东歙县西。

登 山

登上黄山眼界开，
时空旷远任徘徊。
云涛太古早成海，
望景新来始筑台。
几代石工铺路径，
多年樵子斩蒿莱。
如今老少身心健，
都道天都顶上来。
(“天都”是黄山的险峰之一。)

下 山

步下黄山意未甘，
一生能有几登攀？
自怜足履三洲土，
未睹雄奇此地山。
怪石苍松应旧态，
亭台楼阁换新颜。
仙人指路向何处，
半向云间半世间。
(山腰耸立一石，状如仙人指路。)

放言三首^{*}

我同情忧天的杞人

古代的圣人一再地说“仁者不忧”，
现代的聪明人常说“天不会塌陷”。
五霸七雄脚底下踩来踩去的杞国
偏偏有个人担心天崩地坠，甚至废寝忘餐。
人们说他愚蠢，说他疯狂，
形成一句嘲笑的成语“杞人忧天”。

我为那忧天的杞人鸣不平，
我想起杞人的远祖大禹。
那时洪水泛滥，禹疏河决江，
鱼在江河里游，人在陆地定居；

* 原载1989年5月10日《诗刊》5月号，初收《文坛边缘随笔》。此据《文坛边缘随笔》编入。

按照山川的走向划分九州，
堂堂皇皇的大陆从此称为“禹域”。

可是他的后裔蜷居在贫瘠的杞国，
国土狭窄，坐井不能观天，
说不定哪天被大国消灭，
丧失了立足点，哪里还能远望地平线？
杞人忧天有他的根据和理由，
何况那时还有传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

从屈原到杜甫，从杜甫到鲁迅，
谁的头脑里没有忧的成分？
他们受到崇高的尊敬，
因为他们写下了不朽的诗文。
杞人只知道忧虑，不会发言，
在众人的眼中是又疯又蠢。

我不属于被尊敬的行列，
头脑里却有些解不开的问题，
我愿意与忧天的杞人为伍，
却要抽掉成语中嘲笑的涵义。
在天、地、人三者的中间
我更多是忧人、忧地。

亿万年前的生物化身为好像用不尽的油和煤，
供我们大量开采，无休止地消费；

几千年来的祖先留给我们地上和地下的文物，
供我们尽情地破坏，又精心保护；
我们把什么留给我们后代，
是旷古未有的文明，还是砍伐和污染的祸害？

十九世纪跟我们分手时，
把些著名的人物交给二十世纪，
列宁、爱因斯坦、鲁迅、罗曼·罗兰，
辉煌的名字，我举不胜举。
二十世纪再过十年也要分手了，
它把哪些人物交给下一个世纪？

科学技术给人们省下了许多时间，
难道省下的时间就供人吃喝玩乐？
邮电航空缩短了空间的距离，
为什么人际间反而像是面对山河？
昨天一拥而上，砸烂了佛像，烧毁了佛经，
今天为什么又求神问卜，燃起旺盛的香火？

精神和物质，本来是一个根源，
为什么一分为二，彼此越分越远？
愚昧和狡诈，本来各不相干，
为什么合二而一，搭成亲密的伙伴？
是否还像《共产党宣言》里说的——
人的尊严变成了价值交换？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生平听到的
最激动人心的一句宣言。
那时也许过于激动，竟不懂
任何一个病人都有过的经验，
能够站起来不等于就能跑步，
更不等于能够赛跑——这中间要耐心锻炼。

我学的不多忘的也不少，
不久将要结束二十世纪的课程，
有许多问题我都不能回答，
看来我是个不及格的学生。
也许由于这个原故
才对忧天的杞人深表同情。

1989年1月27日

维也纳一天的日记

西方著名的城市
常常有一个中心，
繁华而不喧嚣，
人来人往却很幽静。
这中心有的是广场，
有的是林荫道，
法语里的 Boulevard
其他的语言也常常借用，

（甚至供人消遣的小报

也叫做“Boulevard 报纸”。）

忙碌的人到这里

便把脚步放慢，

忧愁的人到这里

也会有暂时的轻松，

人们不管认识不认识，

都好像息息相通。

多次的社会变革，

变不了这里的熙熙攘攘。

画家们常常从这里取材，

认为是都市里最佳的风景。

铜版画、石版画，

直到捕捉光彩的印象派，

更换了绘画的风格，

更换了画中人的时装，

更换不了这里悠闲的情调。

一天傍晚，我也走到

这样的一座广场。

我脚步放慢，

却不感到轻松，

因为我摆脱不了这一天

内心里承受的沉重。

在往修道院新堡^①的途中，
路过一条幽静的小巷^②，
贝多芬在这里写下了
那篇沉痛而绝望的遗嘱。
(虽然他写后并没有离开人世)。
当我从修道院新堡回来，
路过一所疗养院的旧址^③，
卡夫卡在这里校阅过
他生前最后出版的小说集，
临终时留下的信里却说，
请烧毁他的全部遗作。
(虽然他的朋友并没有执行。)
一个在十九世纪的开端，
一个在本世纪二十年代，
广场在这两个时期，
人更换了思想，
政治更换了气候，
更换不了这里悠闲的情调。

① 修道院新堡(Klosterneuburg)，在维也纳的远郊，也可音译为克洛斯特诺伊堡。那里有一座著名的修道院，因而“修道院新堡”成了该地的地名。

② 指维也纳近郊海利根斯塔德的普洛布斯巷(Probusgasse)，那里有一座贝多芬纪念馆。

③ 在修道新堡院附近的基林镇。卡夫卡因肺结核、喉结核病情恶化，于1924年4月19日住进这所疗养院，至6月3日去世。从1985年起这里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在疗养院旧址上设立了卡夫卡纪念馆。

这里两个时期的人群
 谁会想到不远的地方，
 一个耳聋的音乐家在困苦中，
 一个喉结核的作家在死前，
 正在写那样沉痛的遗嘱？
 我忽然觉得人世间
 好像有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的划分，不是男女，
 不是老幼，也不是贫富；
 两个世界的划分，
 这里是熙熙攘攘，
 那里是寂寞孤独。
 广场上一如往日，
 它悠闲的情调永不变更。
 这时是不是在不远的地方，
 也有人像贝多芬、卡夫卡那样
 孤独寂寞地
 在草拟他的遗嘱？

1987年6月16日 所记

1989年1月31日 整理

蛇年即兴

——在一次迎春茶话会上的发言

龙年太热闹了，到处都是龙，

电视台播放龙，
歌唱龙，画龙，写龙，讨论龙，
宾馆的柱子上盘绕着龙，
大大小小的游艺会都要龙。
(只剩下没有像一九一七年有那么两星期，
“北京城里挂龙旗”。)

我曾经暗自思忖，
龙年这样热火朝天，
明年是蛇年，
应该怎么办？

蛇年来了，果然一片寂静，
只有邮电局费尽心思，
制作出蛇年邮票发行，
此外就鸦雀无声。
蛇，这个讨厌的生物，
它不会腾云驾雾，
只会在地上爬行，
身上背着一大堆坏的形容词……
阴险、狡猾、毒恶，还会变成迷人的美女。

迷人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并不平凡。
看那白娘娘对爱情是多么忠贞，
只为爱上了懦弱的许仙，

冒风险盗取灵芝草，
大无畏水漫金山，
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悲剧。
老百姓都对它无限同情，
对法海却恨入骨髓，
叫他永远蹲在蟹壳里，
像秦桧永远在鸡的头骨里罚跪。
《创世纪》里的蛇更不平凡，
它引诱夏娃、亚当吃了禁果，
触犯了上帝的“愚民政策”。
它受到爬在地上吃土的惩罚，
可是给人类立下永不磨灭的功勋，
人从此知道羞耻，辨别善恶。

龙年的热闹弄得人头昏脑胀，
蛇年的寂静让人头脑清醒。
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对我们的工作，
要学一学白娘娘的忠贞；
为了让亲爱的亚当、夏娃们
懂得羞耻，辨别善恶，
要想一想《创世纪》里那条蛇
立下的功勋。

1989年2月2日

读《距离的组织》^{*}

——赠之琳

你组织时间的、空间的距离，
把大宇宙、小宇宙不相关的事物
组织得那样美，那样多情。
我的时间空间我不会组织，
只听凭无情的岁月给我处理。

我常漫不经心地说，
歌德、雨果都享有高龄，
说得那高龄竟像是
难以攀登的崇山峻岭；
不料他们的年龄我如今已超过，
回头看走过的只是些矮小的丘陵。

* 初收《文坛边缘随笔》。此据《文坛边缘随笔》编入。《距离的组织》为卞之琳的一首诗。为庆祝卞之琳先生八十寿辰暨学术生涯六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河北教育出版社于1990年8月4日在北京举办了“卞之琳学术讨论会”，此诗即为此而作。

我们当年在昆明，没有任何工具代步，
互相交往从未觉得有什么距离；
如今同住在现代化的城市，
古人却替我们说了一句话——
“咫尺天涯”。

今天我要抗拒无情的岁月，
想召回已经逝去的年华，
无奈逝去的年华不听召唤，
只给我一些新的启发。
你斟酌两种语言的悬殊，
胜似灯光下检验分辨地区的泥土；
不管运命怎样戏弄你的盆舟，
你的诗是逆水迎风的橹。
大家谈论着你的《十年诗草》，
也谈论你译的悲剧四部，
但往往忽略了你的十载《沧桑》
和你裁剪剩下的《山山水水》，
不必独上高楼翻阅现代文学史，
这星座不显赫，却含蓄着独特的光辉。

1990年8月

为《闻山百诗书展》题诗^{*}

老年记忆多疏淡，
苦乐昆明总未忘；
权势压人激义愤，
贫穷伴我启思量；
家乡久别天涯远，
诗社结交情意长；
放眼湖山驰幻想，
春城处处有花香。

* 初收《文坛边缘随笔》，此据《文坛边缘随笔》编入。《闻山百诗书展》1989年秋在北京举办。

自 传^{*}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
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进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1991年3月25日

* 原载1991年7月1日香港《诗双月刊·冯至专号》，初收《文坛边缘随笔》。此据《文坛边缘随笔》编入。

梦^{*}

“我梦见的东西不计其数，但我茫然不解。”

——拉伯雷《巨人传》

我在梦里遇见——
有老有少，有男有女，
有亲友也有路人，
有生也有死。
他们相互交谈，
有时也跟我对话。
一人一个神情，
一人一个语调，
他们谈吐自然，
没有半分虚假。

生活过于平淡，

* 原载 1992 年 10 月 1 日香港《诗双月刊》第 4 卷第 2 期，初收《文坛边缘随笔》。此据《文坛边缘随笔》编入。

梦叫我经历惊险，
感到苦闷无聊，
光明在梦里展现。
梦给我铺设坦途，
更多是泥泞小路；
这里觉得很生疏，
那里又十分熟悉，
我常亲临其境，
串演着人间的喜剧。

梦里事事都真实，
醒后都销声匿迹。
是未来的预言？
还是往日的沉淀？
难道人类的记忆
只能记历史的一半？
古代有圆梦的书，
现代有梦的分析，
它们都回答不了
我的这些问题。

1992年8月

重读《女神》^{*}

七十年前，你在一些青年的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火点燃。”
我作为那些青年中的一个，
你开扩了我的眼界，指引我
走上又甜又苦的诗的途程。

七十年内，我们有时接近，有时疏远，
我有时忘记你，也有时思念，
我们见面的机会少，分离的岁月长。
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偶然重逢，
你向我问长问短，
显示出无限的关怀。

* 原载1992年11月《诗刊》11月号，初收《文坛边缘随笔》。此据《文坛边缘随笔》编入。

你问我，还能不能陪伴你
向祖国壮丽的河山，
向宇宙的奇观，
向崇高的人物和事业
接连不断地祝贺“晨安”？
我回答说，我还能。

你又问我，还愿不愿意陪伴你
向有巨大引力的
孕育万物的地球，
为了报答她的深恩，
接连不断地呼唤“我的母亲”？
我回答说，我愿意。

你继续问我，是否还想陪伴你
对那些被称为“匪徒”的
人类进步的推动者
连呼“万岁”？
我回答说，我不喊“万岁”，
却说他们永垂不朽。

你听了我的回答感到满意，
你却不无遗憾地说，
我已不是七十年前的那个青年。
我说，请允许我再一次陪伴你
歌颂那一对自焚的凤凰，

它们在火焰里得到新生。

1992年9月17日

[附注]

《女神》于1921年首次出版，我在1921年写出我后来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里的第一首诗。

集 外

集外编入的是《昨日之歌》等八部诗集、选集和《立斜阳集》、《文坛边缘随笔》所未收入的部分诗作。1949年10月前的集外诗作已收入全集第一卷，本卷只编入1949年10月以后的集外诗作。这些作品多发表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有些诗作是据手稿编入的。

共同的一天^{*}

你听不懂我的语言，
我不了解你的思想。
全世界的劳动者，
当大家异口同音
向着共同的方向
高声欢呼斯大林——
我也听懂了你的语言，
你也了解了我的思想。

你不知道我的过去，
我看不清你的将来。
全世界的被压迫者，
当大家正在翻身，
向着共同的方向
高声欢呼斯大林——

* 原载 1950 年《大众诗歌》第 1 卷第 1 期。

人人知道了彼此的过去，
人人看清了共同的将来。

我们从来不曾有过
在一天里这样共同欢乐，
只因我们亲身遇到
这旷古未有的寿辰，
我们向着莫斯科
高声欢呼斯大林，
从此我们将永久共同
向黑暗斗争，向光明欢乐——

给美国帝国主义者^{*}

看你们扶持的傀儡，
哪一个还有点人像？
你们派出来的士兵，
一个个都神情沮丧。

你们以为——

搬来些飞机坦克，
便可以侵略朝鲜；
派遣一个舰队，
便可以抢走台湾；

霸占了安理会，
便有了侵略的根据；
邀几个帮凶，

^{*} 原载 1950 年 8 月《人民文学》第 2 卷第 4 期。

便可以鼓起勇气。

但是你们如今——

飞机在雾里飞，
坦克在泥里走；
舰队在“巡逻”，
是寻索自己的坟墓；

安理会没有中苏，
就是强盗聚议场；
帮凶们各怀鬼胎，
哪肯陪着你们打败仗？

我们写诗——

歌颂英勇的人民，
有最崇高的语言；
但诅咒无耻的恶棍，
要用最丑恶的字眼。

你们无耻地奸污了
那座可怜的“自由神”——
这是惠特曼的后代吗？
这是希特勒的子孙！

歌德、席勒铜像^{*}

——纪念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

我们望着这座铜像，
像是望着德国人民的心；
手携着手，肩并着肩，
这里站立着两个诗人。

当时德国人民的心里
有一个最大的痛苦：
二三百个小暴君
分割他们美丽的国土。

当时德国人民的心里
有一个最大的愿望：
要消除那二三百个关卡，
通行无阻在自己的土地上。

* 原载 1955 年 5 月 10 日《北京日报》。

诗人用人民的语言
说出这些痛苦和愿望，
在人民的面前塑造出
暴君反抗者的形象。

如今在德国国土的一半
实现了几百年的愿望，
消灭了大大小小的暴君，
到处是人民胜利的歌唱。

在那一半，大大小小的暴君
把关卡连成一条界限，
这界限把一个民族分开，
像把一个心分成两半。

这两个并肩携手的诗人，
他们的诗句万古长新：
他们说，一定要消除界限，
一个心不能这样长此割分！

一九五六年的第三天^{*}

今年的新生活已经开始，
今天是一九五六的第三天，
你在过去两天的假日
怎样度过了你的新年？

是参加了一个庆祝会，
庆祝新成立的合作社？
是在学校或是公园
过了一次丰富的队生活？

是帮助几家军属
擦净了门窗上的玻璃？
是访问了积极分子，
听他讲述他光荣的事迹？

^{*} 原载 1956 年 1 月 3 日《中学生》1 月号。

你也许看了一次电影，
也许滑了半天的冰；
也许自己在家里
做了一天的飞机模型。

你一定也曾想过，
今年是五年计划的第四年；
为了加速完成计划，
“我能够有什么贡献？”

你主要的任务是学习，
因为你年纪还小。
可是有一些事，
你的能力也能办到。

愤怒的火焰^{*}

我们是阿拉伯人民的好朋友，
我们是阿拉伯人民的好兄弟，
我们欢呼伊拉克共和国的诞生，
我们关心黎巴嫩人民的胜利。

伊拉克人民的愤怒的火焰，
在雄壮的东风里高入云霄，
一夜烧毁肮脏的巴格达条约，
消灭了腐朽的、无耻的王朝。

黎巴嫩人民的愤怒的火焰，
同样在东风里越吹越高，
烧得反动的统治摇摇欲坠，
烧得帝国主义走狗遍体发焦。

^{*} 原载 1958 年 7 月 28 日《人民日报》。

美国的豺狼，你们爬上阿拉伯人的土地，
愤怒的火焰立即蔓延全世界，
阿拉伯人有的是好朋友、好兄弟，
你们将要跟王朝和条约一样被消灭！

我们用一切力量……^{*}

我们用一切的力量歌唱，
歌唱人民的胜利，
不管这胜利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都是同样歌唱。

我们用一切的力量反抗，
反抗帝国主义侵略，
不管侵略出现在什么地方，
我们都是同心反抗。

美国的、英国的侵略者，
你们看不见反抗，
你们听不见歌唱，
你们的名称是死亡。

^{*} 原载 1958 年 8 月 1 日《新观察》第 15 期。

阿拉伯的人民，
反抗，我们在一起，
歌唱，我们在一起，
我们的名称是胜利。

在我们的国家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
岁月不催人老，岁月催人生长：
生长的是钢铁，生长的是公社，
生长的是米粮，生长的是工厂，
生长的是朝气蓬勃的共和国，
生长的是万古长青的共产党。

在我们的国家里，
劳动不是苦，劳动是快乐：
快乐的是劳动的情感和生活，
快乐的是辛勤劳动的收获，
快乐的是劳动人民火热的心，
快乐的是劳动人民的共和国。

在我们的国家里，

^{*} 原载 1959 年 9 月《诗刊》国庆十周年专号。

困难永远要向我们投降：
胜利的是翻山倒海的工程，
胜利的是征服困难的思想，
胜利的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胜利的是不断革命的共产党。

在我们的国家里，
有一个道理本来很平常：
种田的不挨饿，织布的不受冻，
人民一年比一年更幸福、更健康；
对于这一点平常的道理，
各色各样的敌人却感到惊慌。

在我们的国家里，
光荣的事物是敌人的毁谤：
光荣的是我们不会剥削，
也不会侵占别人的地方；
光荣的是支援被压迫的弟兄，
光荣的是大公无私的共产党。

在我们的国家里，
生活里有实际，也有理想：
实际的是脚踏实地的工作，
理想的是全世界人类的解放；
一切远大的理想的泉源，
都来自高瞻远瞩的共产党。

在我们的国家里，
没有长吁短叹，只有放声歌唱：
歌唱千千万万大跃进的事迹，
歌唱总路线的万丈光芒；
歌唱我们朝气蓬勃的共和国，
歌唱我们万古长青的共产党。

1959年9月

春 节^{*}

昨日立春才过，
春节又在今天，
这个古老节日
一年比一年新鲜。

过去说它新鲜，
因为天地不老，
只要地转天旋，
就绿了原头春草。

但是旧日人间
永远蒙遍灰尘，
尽管天旋地转，
也不焕然一新。

* 原载 1962 年 2 月 7 日《北京晚报》。

如今地转天旋，
人也不断转变，
几万万的人民
摆脱了千年苦难。

从公社到城市，
从工厂到矿山，
劳动的高潮里
一天一个春天。

如今地转天旋，
人也不断转变，
几万万的人民
在挣脱千斤铁链。

从沼泽到沙漠，
从森林到蔗田，
反抗的怒火里
春雷响彻南天。

天地漫说不老，
一年四季循环；
人类成年接近，
日日春光灿烂。

读雷锋日记摘抄^{*}

1

灿烂青春念二年，
曾将生命写诗篇。
分甘永在朋侪后，
茹苦常居群众先。
敌我分明真勇士，
是非判断见今贤。
会看骀荡东风里，
育化雷锋亿万千。

2

岂独青年尊典范，

^{*} 原载《北京晚报》，发表时间不详。此据剪报编入。

老年也要做学生。
利人舍己千般愿，
爱党报恩一片诚。
剥削伤痕留旧恨，
大同远景溢深情。
阶级觉悟如神马，
有者能征万里程。

你在美洲是第一个地方^{*}

——给古巴

你在美洲是第一个地方，
被殖民主义者首先发现；
他们说，没有看见过一个地方
像你这样风光明媚，花鸟鲜艳^①——
他们的狂欢从此便成了你的灾难。

印第安人在抵抗中渐渐消亡，
灾难的担当者来自四面八方，
从西班牙的农村，从非洲的森林，
还有人从古老的中国远渡重洋——
不同肤色的人共同把灾难承当。

* 原载 1964 年 4 月 17 日《北京晚报》。

① 哥伦布发现古巴岛后，写报告给西班牙女皇，说古巴是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最美丽的地方。——作者注

在灾难中锻炼出不屈不挠的人民，
顽强的反抗延续了四百多年，
正如你的土地在千千万万年前，
地壳的变化几次使你沉入海底，
几次又使你露出海面。

如今你再也不会沉入灾难的大海，
你在美洲是第一个地方，
美国强盗在这里接连遭到失败；
你在美洲是第一个地方，
社会主义在这里放射出万丈光芒。

美国强盗的失败成为你的狂欢，
狂欢的分担者在全世界的四面八方；
我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人民远渡重洋，
祝贺你社会主义的万丈光芒
把黑暗统治的美洲越照越亮！

广 州^{*}

革命策源夸近代，
抗英起义壮听闻。
堂前耸立英雄树，^①
岗下长埋烈士坟。^②
兰圃幽深多耿介，
菊畦灿烂竞芳芬；
奇花自古激奇志，
且向南天颂国魂。

1978 年

* 此据手稿编入。

① 农民运动讲习所课堂前，有木棉树两棵，挺拔参天，木棉树又名英雄树。——作者注

② 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及广州起义烈士公墓。——作者注

肇 庆^{*}

生平难忘漓江水，
肇庆七星忆桂林，^①
鬼斧神工恁造化，
天翻地覆赖人民。
双源洞里穿轻艇，
波海楼前望巨浸。
战火当年今四化，^②
长征再度克艰辛。

1978 年

* 此据手稿编入。

① 抗日战争时期，曾取道桂林，曾泛舟漓江至平乐。——作者注

② 四化，一作劫后。——作者注

“避席……”^{*}

“避席畏闻文字狱”^①，
定菴诗句几回吟。
十年诬陷称毒草，
四害清除见本真。
短简相邀情谊重，
小楼欢聚笑谈亲。
今看旧著呈新貌，
仍仗原来执笔人。

1978 年

^{*} 此据手稿编入。作者自注：“予于 1961 年至 1963 年，参加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来广州后，忽得王季思同志来函，云十五年前《中国文学史》编写小组诸同志正在中山大学修改《中国文学史》，愿与我一晤。予于 11 月 30 日上午至中山大学与修改小组诸同志相见，谈今论古，倍觉情亲。”

^① 龚自珍《咏史》：“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作者注

从化赠友^{*}

五十年前赋北游，
羊城岁暮似清秋。
紫金杂杂迎人笑，
翠竹丛丛劝我留。
近树远山花胜锦，
温泉碧水质如油。
偶逢故旧惊无恙，
畅叙沧桑岁月稠。

1978年

^{*} 此据手稿编入。

戏拟李后主《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
开会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秋风，
岁月不堪回首座谈中。

茶杯桌椅应长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锅潭水不东流。

1981 年

^{*} 此据手稿编入。

题蒲松龄纪念堂^{*}

自古齐谐多志怪，
柳泉居士辟新途；
鬼狐赋有人情美，
痛斥贪官与伪儒。

1984年6月

^{*} 此据手稿编入。

四中校友会成立^{*}

六十五年思往事，
槐荫树下读书声，
山河再造校容改，
难忘良师教诲情。

为国育才负重担，
几经浩劫未歇肩。
神州四化多奇迹，
自古英雄出少年。

1984年12月9日

^{*} 此据手稿编入。

读叶文福《伟大的自杀》^{*}

你在诗意浓郁的竹篮里，
装进那么多沉重的忧虑。
你不必谦虚，说你“杞人忧天”，
我一向对杞人怀有敬意。

感谢你让我想到恐龙，
恐龙的厄运启人深思，
身躯虽然庞大，可是头脑狭小，
这个大家族终于断绝了后嗣。

除去诗的标题有些刺眼，
我看它并不“错误”，也不“极端”。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庄严的国歌也是这样呼唤。

^{*} 此据手稿编入。

〔附注〕

叶文福的《伟大的自杀》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第4期。
“恐龙”、“杞人忧天”、“错误再加上极端”皆见于这首诗中。

1988年6月

某单位的“人材政策”^{*}

群众欢迎的，
他哗众取宠，
必须望下压。

群众反对的，
他坚持原则，
必须望上拔。

1990年7月15日

^{*} 此据手稿编入。

题《聊斋电视系列纪念画册》*

豆棚瓜架传奇笔，
灿烂荧光电视屏。
狐鬼多情人重义，
现实哀乐寄幽冥。

1990年9月19日

* 此据手稿编入。

我的诗……^{*}

我的诗都是对你说话
我却不知道你是谁——
是神还是人，是男还是女？
是花草树木还是鸟兽虫鱼？
是农村还是城市？
是攀登过的山
还是渡过的水？
这些都是你呢，还是谁？

1991 年

^{*} 此据手稿编入。

来了新市长^{*}

来了新市长，
众口争传
市长的父亲是唐弢。
“唐弢是个什么人？”
没有一人知道。

^{*} 此据手稿编入。原无题，旁有小注：“1992年5月14日，邯郸李氏兄弟来谈，新市长唐若昕到任后的情况。”此题为编者所加。

题《乐园诗刊》*

人吃了智果，
被赶出乐园，
懂得喜怒哀乐，
才有了诗歌。
祝你们尽情歌唱，
歌唱大自然，
歌唱新生活，
创建人间的乐园。

1992年8月22日

* 此据手稿编入。